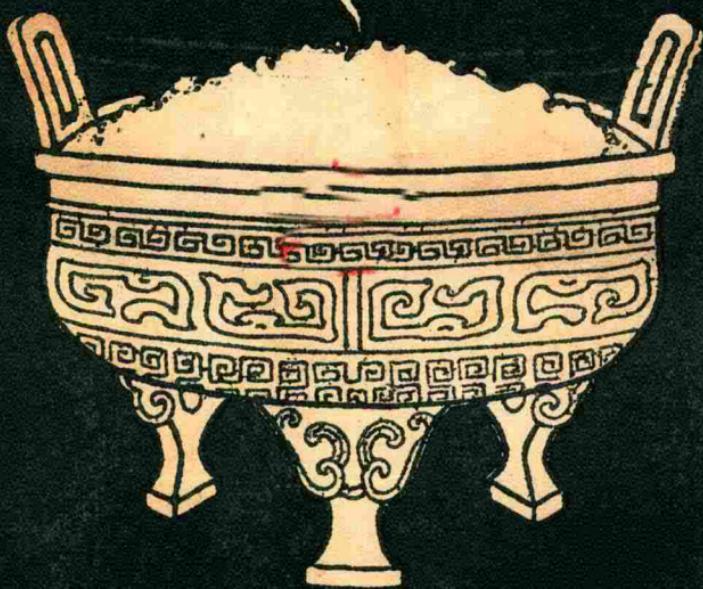


全錄庫然

冊下

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猛盦老人編
冷 風 校

然

犀

錄

冊下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然犀錄卷下

太常仙蝶

太常仙蝶。屢見記載。黃質黑章。狀如枯葉。翼有一孔。予凡四見。三至予家。山右匡鶴泉侍郎與有緣。每年必四至。光緒丁丑。予客鈕潤生姊丈濟南學使幕中。侍郎適爲樂源書院山長。蝶適至。潤生欲觀之。以琉璃匣盛以來。蝶吻有蟠絲。飲之以酒。則申入杯中。飲已復蟠。一府傳觀。矜爲幸事。有鄒生仲枚者。方從妓作狎飲歸。遽問蝶安在。以匣示之。乃無所覩。衆視之。蝶飛舞匣中自若也。乃歎其神。相傳高宗欲觀仙蝶。太常宣旨。以金合貯之。恭呈御覽。行至宮門。恰遇和珅。問知是蝶。啟合觀之。乃一枯葉耳。珅笑而去。及至殿上。乃翩躚上下。如舞蹈狀。上爲製詩寵之。鄒非珅比。蓋與之無緣也。

耶律德光鬼吟詩

端午橋尙書不信神怪。惟自云。生平有一事。甚奇。其封翁權直隸欒城時。病亟。尙書自京馳往省視。侍疾臥榻。甫交睫。見一丈夫昂然而入。身長八尺。青袍皂靴。披髮被面。矗立榻前。曼吟一詩。聲甚悲慘。尙書驚寤。但記其首二句云。家住黃山碧海頭。也無煩惱也無憂。云不知是何祥也。按五代史云耶律德光北旋。歿於欒城。尙書所見。倘其魂歟。

遼時古墓

天津土城劉氏。新構一宅。移居之夕。見一人幞頭圓領。徘徊月下。拈髭微吟。其言悲楚。久之至石榴樹下而沒。既而數夕皆然。漸審其句乃五絕一首。詩曰。久矣吾居此。蕭蕭祇白楊。今看華屋起。轉瞬有滄桑。主人疑樹下乃其葬處。發視之。果有朱棺在焉。大逾常製。上有鐵條三束。已鏽澀。棺前石碣。題曰左祇候郎君班詳穩蕭公正璲之墓。乃祭而遷之。自此不見。

高麗鬼

吾鄉錦縣郝氏世族也。春生太史新買一莊，欲構居室，方築地基，忽陷一坑。視其中，纍纍皆白骨也。髑髏大倍常人，脛骨有長五六尺者。族老皆勸其勿發。太史奮然曰：「我自以善價購地，詎有罪過？鬼神其奈我何？」即命人輦其骨，拋之於大凌河屋成居之。入夜，輒見有白衣冠長人，往來庭院。久之，白晝亦出，漸入房闈。使術者禁之，無驗。一日，太史就寢，甫牽帳，忽見一虬鬚者，怒目坐榻上，陡向之吹氣一口。太史自覺冷入心窩，噤不能語。自此病悸而卒。家亦日落。太史少年科第，美容儀，見者皆以公輔期之。聞其死也，皆痛惜之。里人相傳，唐太宗征遼東時，築京觀於此，所見者蓋高麗戰歿之鬼也。

鬼詩

宛平戴錦石，惆憊好事同。
治庚午下第，後慕西山勝。
肩櫟往遊足，跡幾遍一日至潭柘。
水源欲更窮，其勝遙遙五六十里。
不遇一人薄暮迷途奔竄荒谷。
辨東西恍惚見一采衣女子導之前行。
喜而從之至則老木參雲蔽虧曠景陰。

翳黯黓。似久無人跡者。女子亦不見。西去入一廢寺。殿閣已頽。蒿藜滿院。殿上鐵鑄像設。金裝剝落。銹澀模糊。墀下有萬曆天啟二碑。半剝蝕。略辨寺名觀音院。金天會二年所修云云。迤邐而西。別一院落。意是方丈居也。窗戶半焦。板壁烟煤寸許。似曾遭焚者。北壁倚一經笥。梵夾叢殘。塵封蛛網。略無灼痕。甫一翻閱。應手而倒。觸板壁上。壁亦隨開。視之。乃一暗門。入之。黑暗無所覩。敲火照視。壁上粘祕戲圖數幅。尙完好。几上有脂箱粉盒之屬。北壁一榻。臥一骷髏。殘齒尙存。榻上一屍未腐。雖土花半蝕。不辨面目。而髮覆其額。纖足著鳳鳥綵繡。猶新。乃女子也。顧之悽愴。出至東院。蓬蒿中一棺厝焉。視其前和題字隱約可辨。曰皇清儒士柳君瑟若之柩。戴揖曰。某迷途至此。叨在氣類。望相庇護。今夜卽伴君眠矣。遂展襍臥於柩側。鼯鼠鳴。淒動不能成寐。隱隱聞庭中有人吟詩聲。側耳聽之。得一絕句云。月黑星垂野寺空。棠梨蕭槭戰西風。夜深獨聽秋蟲語。一點流螢照殯宮。戴知是鬼。卽亦不懼。久之寂然。乃酣睡。天明出寺。遇樵者。

導之而歸。後又偕友訪之。古徑霾雲。不可復識。悵惘而已。

鬼謠

光緒壬寅。有榮澤士人居北邙山。恆於月下見十數小兒。連臂唱歌曰。河水流湯湯。送君上北邙。北邙何寂寥。處處搭長橋。搭橋尙自可。水來愁煞我。音節抑揚可聽。每於風清月白之夕。輒聞之。就之輒隱。又十餘年。造鐵橋於邙山。以通輪車。其言果驗。

兔妖

京西門頭溝業煤者甲乙。守歲於窯。方切肉作餽飪以食。夜半大雪。人跡盡絕。忽一白衣少婦推門而入。抱一小兒。亦以白褓裹之。婦年可二十許。貌甚姝麗。不類村姑。自云家在前村。自母家來過此。夜深雪盛。借此小坐。待曉而行。吐詞婉媚。意態動人。兩人惑之。疑是奔女。姑許之。婦操刀代割。而手爪生疏。良久不成一鬢。時窺人不見。便抓生肉瞰食。甲偶回顧見之。又見其母子目光映燈作

赤色。知其非人。竊示意於乙。乙亦見之。潛燒火鉗於爐。俟其俯首啖肉時。突以鉗力鉗其頸。婦大嘩一聲。拋子於地而逸。子化爲一兔。趨趨出戶去。明日視雪中。血跡淋漓。循之於三里外。見一兔死焉。大如羊。燔之味殊脆美。一村飽焉。

驃怪

祥符河堤上向有驃怪。每出頸拖一轡。近人而行。不知者一牽其轡。輒不能釋。被拖入河而死。辛卯六月。河帥臨工。下南廳辦差人某。以小車輦鋪墊燈采等物。行至第三段工次。忽見此驃款段而來。通體黃色。駿物也。某欲牽之。車人戒勿動。突抽支車木棍。力擊其首。乃大嘩逸去。車人語其故。某始悟。懼其復來。即棄車相率匿於蘆中。俄見驃來。人立四顧。不見二人。怒齧車中物盡毀。復下堤至豆田中。蹴踏幾遍始去。

生魂

老僕宋升。久病臥榻。其同儕焦凱者。晨往問疾。遙見升負手門外。凱喜呼曰。兄

病愈邪。升掉首似無聞見。乃急趨至前。相去數武。歛然而滅。入室視之。升固猶在牀褥也。知其不祥。不敢告升。升竟不起。

生魂二則

業師劉莘農先生之子。年十八。病死將斂矣。忽張目曰。適往看新宅甚好。但西南角有一隙。下雨恐不免屋漏奈何。又人家門上皆寫壽字。我獨畫荷花何邪。言畢又死。視其棺果有蟲蛀一孔如鍼。而前和畫蓮焉。

洪惺遽大令妻病。守之。不寐數日夕矣。薄暮偶至書舍。倦而假寐。旣寤。有單衾覆焉。以爲僕爲之也。入視其妻。睡亦甫覺。妻曰。適夢至書室。見君和衣臥。恐君受寒。欲以被覆。而被重不可舉。乃以單衾覆君而歸。洪聞之。大驚。知其生魂已出舍。必不起矣。至夜三鼓。洪方坐病榻旁。妻曰。有二人來看我。畏君不敢入。暫出避之。洪知是鬼役來。堅坐不動。妻大怒。搥牀促之去。洪甫出。其弟在外室。見二矮人入戶去。俄而其妻氣絕。

百丈山魈

奉新許仙屏丈言其未達時。讀書於百丈山。一日方午。忽見山半有一紅雞。大約丈餘。文采可觀。方招衆視之。忽變作杉篙。植立于子。將至岩畔。又化作獸形。若虎豹之狀。懼其噬人。盡掩窗戶。不知又作何變怪矣。後數日。有同學宋生者。行至山中。大叫而仆。急往救歸。正見曩雞奮翼撲之云。

又言山下佃戶某。夜半遇雨。籠燈支傘而行。行至岩畔。見一大人。身高數丈。面若銅青。亦籠燈支傘而來。某方駭避。突奪其傘。擲之一里外。徐徐而去。某大驚。幾斃。明日視其足跡。長六尺餘。此亦山魈之類也。

鬼爭座位

仙丈又云。其村有趙叟者。病癱瘓。飲食需人。展轉床褥者三年矣。一日薄暮。忽躍下牀榻。步履輕捷。出門而去。家人大驚。追之。及村北一叢祠中。取一神主。主力擲於地。而出行十數武。忽兩手撐拒。若與人格鬥狀。罵曰。若是何雞狗。敢奪我

座位。又一人聲曰。我已奪矣。看爾如何。衆聽之。俱非叟之聲也。俄又曰。爾敢同我見許六老爺麼。一人曰。有何不敢。一人曰。去去。遂急走若飛。距仙丈家半里而仆。家人扶之。仍癱瘓不能動履矣。昇歸問之。了不自知。丈次第六。村人呼之如此。叢祠所奉。皆夏畦之鬼耳。

許家貨

錢唐橫河頭一宅。素著怪異。無敢居者。有許翁者。以賤值得之。囑其戚某監工修葺。某以膽氣自詡。獨宿其中。夜三鼓。聞門外有小車咿啞聲。俄自門而入。累累相屬。人語嘈雜。出視之。庭中陳列車。不下數十兩。所貯皆冠項也。紅藍白金。四種皆具。訝而問。輿夫笑曰。此皆許家所出貨也。累我等遠來相送。主人不在。誰犒一盃酒者。某室有工匠錢數十千。欲代主人先充犒賞。入室取之。旣出。不見一人。始悟所見者非人也。明日與人言而異之。自後許氏居此。簪纓不絕。至文恪公乃普兄弟五人。並入翰林。世言科名之盛者。曰錢唐許。固始吳云。

蛇報冤

許西齋丈言其族兄某。夏月步於庭。見一小蛇。長才尺許。逐之入於堦砌。而露其尾。鉗而拔之。首夾砌磚。堅不可出。力拔之。首斷。視之。猶在砌中也。抉砌覓之。無有。徧翻階石。卒不得異之。明年夏月。某履此堦。忽大叫一聲。跌於階下。以爲偶失足也。視其脛。有一傷。黑血盈溢。俄而青腫。上及少腹。痛如火炙。延醫視之。不識何症。一園丁見之曰。此毒蛇傷也。初嚙時。急削其肉。見骨自愈。今毒已上延。恐難治矣。果腫及胸次而死。計其時。正去年斷蛇之日也。不知卽此蛇報冤。抑另是一蛇。亦奇矣。

鬼兄妹

丈又言其橫河頭宅後樓上。舊有女鬼。其縊繩尚在梁上。垂於樓門。去之則爲祟。誤觸之亦不吉。與前廳一鬼。傳爲兄妹。每夜必會於正廳屋脊上。丈曾於前廳僞睡觀之。時皓月當天。庭空如水。約及三鼓。忽見一人冉冉自內室出。月明

中如黑氣一縷。直至正廳階下。徐徐上升而滅。其返室不知何時。女鬼迄無見者。又其西廊第五六闌干一段。攜燈過此者。輒爲風滅。歷歷不爽。其家習見。亦不以爲異。粵匪陷杭之前。鬼忽悲嘯。前後相應。往往達旦。月餘不已。許氏知非佳朕。舉家移鄉中去。適有其戚前合肥令徐某。欲藉宅嫁女。闔室居之。事畢。皆勸速歸。徐戀西湖之勝。延不肯去。俄賊破城。直入其宅。捉徐以爲妖。欲殺之。蓋賊以官爲妖。見必殺之也。徐詭言爲許氏塾師。一賊叱曰。爾非妖。何以著韃。徐曰。此許氏遺物。某鞋敝。偶著之耳。一賊曰。舍之。腐儒不足汗吾刃。徐自喜更生矣。一賊審視其面。謂其衆曰。此合肥縣妖徐某也。勿爲所欺。卽叱徐曰。某年月日。余在合肥。以竊案爲人所訟。爾笞我數百。今幸遇爾。尙可逃乎。徐無可辨。遂閨室遭害。惟一小僮。賊魁喜其慧黠。蓄爲義子。賊退後。逸歸。徐受害。童親見之。爲人言之如此。許氏歸宅。屍骸狼藉。徐之首猶懸染上。乃知鬼嘯有由也。

柳樹精

黃河漁者得魚。養於別湫。除夕時皆歸。留二人以小舟守之。夜半圍爐對飲。方煮肉未熟。突見一物擁艤而入。舉體青黑。高五尺許。無頭目。以頸爲口。呼吸有聲。手生於肩。如蒲扇然。矗立不動。張手作乞食狀。二人大驚。以肉投之。嘸之嘸嘸。視其口大如盞。屢投屢索。肉已垂盡。乃灌以酒。物得酒顫動似歡踊者。一壺既罄。物亦頽然。二人觀之良久。知其無能爲者。潛熾鐵權於爐。突投其口。物有聲如裂竹。踉蹌遁去。二人虞其不死。匿於堤側以伺。五更物果來。以手覆舟。復取汙泥厚塗其上。蹴踏而去。明日。二人向其夥言之。有老漁曰。去此五里許。白鱠廟側。有枯柳一株。常出魅人。倘此妖歟。衆趨視之。柳已中空。禿無枝葉。近上有兩杈。略如昨所見物狀。乃伐而焚之。權與肉俱在其中。拂拂猶有酒氣。

木生手掌

先大夫撫豫時。祥符東太平岡古槐。忽生一杈。五指駢列。儼然人手。土人謂其能爲禍福。嘗示夢於人。求爲祠祀。於是祈禱者無虛日。自城至岡。車馬相屬。先

大夫惡之。命有司伐其樹。取手以來。視之。果有五指一掌。似手形云。

夜叉

蜀人黃章。被酒夜行於青羊宮前。月明之下。見一婦人。裸體跣足。被髮及肩。口銜一蛇。首足皆動。黃大驚。側身避之。婦至黃前。遽抽蛇以尾鞭其背曰。黃章敢向人言見我者。必捉爾。命言畢。徐徐而去。黃凝立不敢動。後有過者。乃送之歸。後十餘年。始敢稍稍說之。疑亦夜叉之類也。

陳冠生殿撰顯魂

京師李鐵拐斜街。舊有且園。爲士大夫觴咏之所。後有粵人某。租其地開一品香番菜館。一日文芸閣王可莊費屺懷黃仲弢諸君。消夏聚飲於此。隔座有從窗隙竊窺者。見一冠暖冠。衣棉袍褂者。雜坐其間。竊訝時方盛暑。此人獨著冬衣。何不畏熱。其同座諸君亦了不之異。何邪。俄諸君罷酒。傭保開車飯賬單。竟多出一人。衆責其誤。傭保曰。後來一客。清瘦面微黃。終席未脫衣冠。適其僕領

飯錢。隨之先去。非此座客邪。諸君大譁。謂座中並無此人。必是隔座之客。而傭保誤記也。傭保謂隔座祇一人。焉得誤記。遂言其冠碑礎冠棉袍袴。與隔座客所見正同。於是客亦出而證之。衆大驚。謂正當炎夏。豈有著棉衣冠者邪。傭保與客始悟爲鬼無疑。細問其狀貌。與陳冠生殿撰相同。時殿撰甫死數日。與諸君皆同館至交。必其魂偶來游戲也。自此闕傳此館有鬼。無敢來者。今同豐堂其地也。後亦無他。

李子鋒太史遇鬼

臨榆李子鋒太史少時。偕其友雨後納涼於北郭。薄暮以事先歸。時日雖已沒。尚可辨途。久之至一處。頓覺昏暗。頭觸壁上。痛不可當。捫之。四圍皆壁。不逾尋丈。中有一物。著手光澤。量其形式。乃一棺也。始悟身入殯宮。意當棺頭所值。當是門處。捫之果然。但門楣甚低。必僵僂始能出。竟不知何以入也。踉蹌而走。又至一處。林木鬱然。風聲謾謾。四圍皆短垣。身入其中。迷不得出。急覓來處。亦不

復識。垣高五尺餘。不可踰越。乃環之而走林。約數里。往復尋覓。迄無出路。心大慌懼。俄見一婦抱兒閑坐。便問牆缺安在。婦笑曰。君所立處非邪。視之。果有一門。乃出自疑郭門不遠。何久不至。北郭熟路。烏有是園。且此時此地。那得婦人弄兒不去耶。疑懼交并。時已昏黑。遙見一人矗立。直往問途。屢問不答。捫之乃一碑耳。字大刻深。摸索讀之。乃福州義地四字。至此頓悟。已達北門而南去。東門近矣。憶水關不遠。乃由之而入。到家已二鼓矣。明日偕友訪之。林園乃某家墮地。雨後泥溼。視其足跡。環繞重疊幾遍。近處了無居人。婦人爲鬼。無疑。太史云。其面目雖不可見。恍惚憶其衣飾。絕非土人云。

吳生奇遇

嘉興吳生避暑於廬山瞻雲寺。三鼓未寐。聞窗外有人語聲。竊起窺之。有五叟坐堦下。皆科頭葛衫揮扇。一白鬚叟。背微僂。面和藹可親。一高顴劍眉。有威重。一清癯。頰微狹。若有病容。一鬢鬚眉。貌甚昳麗。一細目高顴而長頸。並神氣瀟

灑。有出塵之概。生自念深山無人。得非五老所化者乎。俄聞白鬚叟曰。生平未至廬山。不意其奇勝乃爾。當與吾鄉黃山白嶽相爲長雄。恨不能如米老攜之袖中。作几席近玩耳。高顥者曰。先生泰山靈巖二記。獨有千古。馬第伯下。無彷彿者。中郎伯敬描畫廊亭。只形鄙瑣耳。何不再作廬山一記。況夢樓書之。以慰山靈耶。白鬚叟笑曰。嘗謂六一集中。不乏佳作。乃獨自詡廬山高一篇。謂太白不能作。未免英雄欺人。東浦先生學杜。不染七子高腔大調之習。是真得杜骨者。倘追和六一此作。夢樓先生爲大書深刻於五老峰巔。庶不負耳。鬢鬚眉者笑曰。董華亭書於楮帛。墨光筆勢。翩翩可玩。纔入石。便覺氣索。正坐少適耳。吾書乃與之同病。豈堪刻耶。往嘗不服國朝書家有天地人之目。天瓶功力過人。雖未免俗。要是作家。地山侍郎枯瘠如病夫。偉人中堂。板重未脫院體。詎復成書。世人多耳食。正難與言也。如惜抱先生。人只知賞其古文詞。豈知其書乃有晉人風格耶。白鬚叟謂鬢鬚眉者。且勿標榜。防有齒冷者。今夕風月。不減與君。

坐焦山東昇閣時。盍一歌新曲乎。鬢鬚眉者便歌一折。清瘦者吹笛。細目高額者彈三絃和之。亮折輕圓。聞之心醉。歌已笑曰。此藏園臨川夢也。近已譜竟。授吾家四雲歌之矣。細目者曰。先生此曲足令稗畦變色。東塘却步。玉茗堂得此替人。吾鄉生色矣。清瘦者曰。曲雖小道。必有所託而後其體尊。吾曲俱爲表章。吾鄉忠節而作。才子佳人不足汙吾筆也。東塘不乏好句。而通體求一本色雋語不可得。又苦氣蹟。讀之使人鬱鬱。獨善於擇題。便不可廢耳。稗畦分判節度。自是當家。惟意在託諷。與梅村清涼山讚佛詩同趣。故自取罪戾耳。倘爲國服未終。演者觀者獲罪宜矣。何致罪及作者耶。衆拊掌稱善。生聽之既久。竊記其語。天將破曉。叟先起曰。聞竹君新從武夷來。明夜約在玉淵潭畔磐石上一醉。諸君能偕臨乎。衆曰諾。於是皆去。生後以告其鄉人趙悲庵。知白鬚叟爲姚惜抱先生。高額者爲陳東浦方伯。清瘦者爲蔣清容太史。鬢鬚眉者爲王夢樓太守。惟細目高額者不知爲誰。觀其自謂與藏園同鄉。或是新城陳碩士侍郎耳。

後閱某說部。侍郎果以善三絃著名。

紫霞真人

張樵野侍郎爲山左候補同知時。與朱大令鋗交善。朱引見入都。其子在家讀書。忽見一物如貓。白毛修尾。盤旋案側。逐之不得。擲以小刀。傷其左脰而逸。自是家中屢見怪異。或擲瓦於庭。或著糞於餚。而祟其母尤甚。箱上突見青烟一縷。細如線香。啟視衣物。皆穿一孔。直達數重。臥後床幃自火。此滅彼著。一夜數起。幸不傷人。家人祈禱無靈。急促朱歸而移居他宅。朱得耗馳歸。直入舊宅。向樓罵曰。爾居我宅。彼此相安。何趁我外出。便肆擾亂。况擾及老母。眠食不安。爲人子者。情何以堪。今與爾約。能崇我者。便索我命去。否則將訟爾於天師府。不能令爾於光天化日之下。肆行無忌也。時方盛暑。裸臥樓下。詛詈不已。是夜侍郎夢一叟來謁。自稱紫霞真人。道貌岸然。衣冠甚偉。罄折言曰。某居朱君樓上。無詐無虞。相安已久。不意幼孫不知斂跡。偶入書舍。致其子刀傷左脰。受風而

死兒輩痛之。遽肆報復。某時赴山右。聞信馳歸。已加痛飭。兒輩痛悔前非。決不再擾。今晚朱君亦自京返。裸臥樓下。詛詈不休。闔家惶恐。敢請大人一爲排解。恕某教家不嚴之咎。輿已在門。便請同行。感德無既。公領之而出。門外果有輿馬甚華。旣至朱宅。則叟已候於門左矣。朱果在樓下披衣出迎。侍郎爲述叟言。請相和好。朱亦釋然。便請相見。叟再三謝罪。極致不安。朱初不知兒傷狐事。亦致歉仄。遂相款洽。侍郎復乘輿歸。醒而異之。晨起謁朱。朱果已返。訝公先知。公曰。昨夜已晤談良久。豈忘之耶。朱憶昨夢。彼此相符。遂移家歸。從此不復作祟矣。真人能詩詞。後屢降乩。與人唱和。每一客到座前。必有茶葉一包。有觀察某者。粗鄙無文。嘗詆諸人。誇張爲幻。一日偶至乩次。亦有一包在焉。拆之。則馬糞耳。

趙顚子

山左有趙顚子者。精圓光之術。不以符咒。但觀掌文。便知朕兆。光緒戊戌己亥。

間。往來燕趙爲人言休咎輒有奇驗。一日忽謂其友王菀生太史曰。近觀掌中。京津一帶瓦礫成堆。頭顱相屬於道。其將亂乎。秦中光芒萬丈。王氣甚盛。此安樂國也。如往游必無他慮。能與我偕行乎。王斥之。戒毋妄言。顚子遂去。此己亥春間事。明年遂有拳匪之變。京津塗炭。乘輿西狩。並符所言。

嚼瓷道人

按北宋已有相國寺翻筋斗之謠。知所從來久

河南祥符相國寺。每年正月設百戲於此。游人儻集。
余童時見一道人。坐廊下乞錢。得錢則貯一胡盧中。胡盧高約三寸許。口小
才容一錢。道人以一握錢納之。未嘗擁塞。或以數百錢與之。亦未嘗盈溢。不食
五穀蔬菜。面前堆瓷片數斗。餓則嚼之以爲糧。向人丐湯飲之而已。自正月坐
此。至二月始去。計此一月內。寺中游人如織。無人見其食他物。亦無見其起而
便溺者。童時以爲戲術而已。今思之。亦異人矣。

劍俠

長白玉樸齋輶爲粵海關監督。任滿回京。貲囊累三十車。以健兒百餘護之行。至青駝寺。遇一少年。紅絹帕首。衣短。後縛袴作急裝。跨青驃傍其輿而行。或先或後。約二十餘里。公異之。欲呼與語。少年鞭驃遽去。倏忽不見。一日將至商家林。秋暑渴甚。路旁有賣瓜者。公命驅車棚下買瓜食之。忽見一人。衣履垢敝。狀若乞丐。而虬鬚大頬。兩目炯炯有光。徒倚案旁。若有欲瓜之色。公親擇一大瓜。與之。曰。君請食此。以解煩渴。其人笑受。時家人輩方爭剖食。不與以刀。其人甫一回首。瓜已剖爲兩矣。公訝其奇。更注視之。見其口中吐出一丸。亮如霜雪。向瓜一滾。倏已分爲蓮瓣。公愈奇之。卽與爲禮。展問邦族。客曰。某登州慕容氏。名則不復記憶矣。知是異人。便邀晚同邸舍。客笑諾。公卽命後車載之。晚至商家林。視車中已無有矣。問其御者曰。客登車後。卽垂簾掩窗。若避風者。某方訝其何不畏熱。久之無聲息。以爲睡矣。啟幙視之。客已渺矣。公謂其人奇士。必不爽約。仍命逆旅主人盛治肴饌以待之。至二鼓。果悄然入室。公大喜。酌酒奉之。客

曰。某性粗疏。不耐細酌。幸勿見哂。卽命取大盃來。盃可容升。客連舉百餘盞。更拔刀切彘肩成鬱。以手抓而噉之。須臾都盡。便以衣揩手上油訖。遽命撤具。屏人言曰。公視僕爲何如人。公曰。某肉眼固不識。君其俠而仙者乎。客笑曰。仙吾何敢當。某實劍客也。隨公久矣。本欲害公而取其財。見公眞長者。竊不忍。然更有狙伺公者。特來相護。公見彼帕首少年乎。彼亦精劍術而不解般運法。極其數所擋不能逾三千金。彼涎公多財。而無術盡取。故遲疑未決。然今夜必來。以飛劍取公首。某適避去。特以夜來。防爲彼所見耳。公大駭。欲呼健兒起禦之。客哂曰。凡精劍術者。來如掣電。去若飄風。雖千萬人無所用之。何健兒之能禦。公但安寢。某在此保無事也。旋於牀下伴公臥。公惕息而眠。展轉不能成寐。視其人已鼾。而口鼻間時有白氣出入。旋繞榻前。將至四鼓。忽聞窗上魄然有聲。一物穿窗而入。長約尺許。其赤如火。若有頭目。儼似一蛇。直向臥榻。急如流星。公方欲呼客。突見白氣亦化蛇形。盤繞赤蛇。飛舞揮霍。滿室光明。久之。赤色漸微。

白氣愈亮。俄又聞魄然一聲。赤物復穿窗而出。客亦醒。遽起賀曰。彼已敗去。可勿慮矣。言甫畢。聞窗外有人言曰。我用術鹵莽。幾殺同道。公受術何人。願得一見。卽推門而入。視之。卽帕首少年也。見公一揖。回首見客。驚曰。慕容先生在此耶。卽謂公曰。公何修得先生相助。久聞吾師述先生狀貌及劍術之奇。屬相見必求授以要道。今遇於此。某之幸也。敢乞明教。客笑曰。足下非袁師弟子鞠古郎乎。玉公貲財。由釐稅平餘來。此得之朝廷。不取之民。所謂盜臣。非聚斂臣也。且其人長者。故不忍加害。而與足下戲。今事已了。吾將去矣。足下亦宜速返。少年固請一觀其技。客曰。久不作少年狡猾。足下既必欲觀之。何敢匿醜。便請先施。某奉陪。博玉公一噱。何如。少年大喜。共至廣庭。時星月皎潔。百步見人。邸客盡眠。萬籟俱寂。少年立庭中。自擘腦後。探一赤丸。托在掌中。跳躍不止。倏飛至上乍下。飛舞滿庭。公目眩神眩。失聲叫絕。忽見少年略一舉手。七劍俱繞公身。

蜿蜒騰踔。有似盤蛇。公大懼。長跪乞命。客旁睨哂曰。技至此。良不易。老夫無能爲也。卽一噓氣。化爲白虹。粗若車輪。照耀廣庭。盡成雪色。回視赤色。都爲所掩。無復光芒。少年變色欲去。客曰。戲未畢。那便言去。亦略一舉首。車輪爆裂。化爲短劍。更不知幾千萬萬。飛騰飄瞥。旋至九天。與月光相接。倏忽至地。化成白氣。一團。圍繞客與少年。不復可見。惟距公咫尺。略不相及。但覺冷氣森森。逼人毛髮。俄聞客呼曰。吾劍一出。不殺生物。不得收回。奈何。少年悚懼。請以驃代。客大笑曰。無恐無恐。吾見圈中有豕。可以豕代也。公亦變色。請勿再作。客曰。止。倏見白光一道。還入口中。少年癡如木雞。已面無人色矣。客攜少年手而入。公視之。其紅絹帕首已失。謂是舞劍時偶然遺落。欲呼從人覓之。客但乾笑。少年愈慚。客謂公曰。闌中有斬豕。便請烹之。共謀一醉。何如。公遣僕視之。闌中三豕。俱斷其首。便以值付主人。命付鼎鑊。客舉酒屬少年曰。請以此爲足下壓驚。幸大嚼。勿悒悒也。客遂上坐。大啖。倏盡其二。少年慚悚不食。時已加辰。遂攜少年出曰。

訪爾師去。更謂公曰。請良食自愛。異日更相見也。公走送之。倏忽不見。少年之驃亦渺矣。去後。見庭中有紅絲縷縷。斷皆以寸。更無少參差。初不解爲何物。繼悟乃少年帕首之紅絹。始悟其慚恧有由也。公常以一日見二劍俠誇人。云事雖可駭。亦可喜也。

勞山碧毛人爲荷堅小將

萊陽宋子業。年二十許。荒於酒色。患瘵疾。攜僕養疴於勞山上清宮。自秋逾冬。日益沉痼。乃命人舁之。期遊遍羣峰。盡窮其勝。一日入山後百餘里。樵采徑絕。古無人蹤。兩山中斷。一澗橫阻。雖闢止三丈。而深不可測。望之凜凜。遙望彼山。花木繁植。不類玄冬。宋知是異境。必欲過之。遂沿峽深入。崎嶇十餘里。有古木倒閣澗上。儼成一梁。圍徑尺許。瀑水沖激。半就朽蝕。宋大喜。卽謝輿僕。欲緣之以行。輿僕苦相諫阻。宋奮然曰。若輩皆生人。故畏死耳。我已在死數者。復何所畏。倘再阻我。卽投澗死矣。衆乃不敢復言。宋竟匍匐過之。幸得無恙。勉行數里。

覺氣候暄暖。有似初春。異樹奇花。芳氣酷烈。聞之神觀灑然。又二里許。憊甚。憩古松下。聞若有老人咳者。細聽之。聲出地中。方以爲異。忽見一物翔集松間。遍身碧毛。披拂尺許。而面目如人。大駭。欲起。物作人言曰。爾獵者乎。幸勿射我。我亦人也。宋以遊人告之。物遽飛下。曰。我名賀顧。關中人。爲荷堅小將。入公山之敗。遁逃至此。幸遇吾師。餌以藥草。得不死。自居於此。未遇一人。何幸乃遇足下。請問并天下者果荷氏乎。今爲荷王幾世孫矣。宋略涉史傳。爲言東晉已隔千年。今爲大清同治云云。賀爲慚然。傾談久之。賀曰。君來久。得勿飢乎。請少待。吾爲君覓食去。語已飛去。俄持一桃來。大如盤。宋瞰之。美逾常桃。盡之而飽。卽懷其核。賀曰。觀君神色似有疾者。果何所苦耶。宋便言所患。賀曰。請至敝居。當覓良藥。爲君療之。隨負宋翱翔海上。俄至一島。導入石室中。几榻皆石爲之。曰。請但安坐。指半里外一石巖曰。此吾師所居。慎勿往。兩俱不利也。遂挾一石臼而去。宋久候不至。出門散步。見巖石磊磊。晶瑩燦爛。五色相宣。盡寶石也。惜大如

榜桺。小如斗杆。類不可懷挾。思覓一碎石懷之。且覓且行。得如拳如栗者數十枚。不覺已至石巖下。方低首覓石。忽聞巖下洞中。有龍吟虎嘯之聲。頓憶所戒。悚然而返。至則賀已先歸。怨宋曰。戒君勿往。何竟不聽。巖下有所見乎。宋以所聞告之。賀曰。好好。幸值吾師方睡。否則奈何。見宋袖寶石。嗤曰。君至此。貪心猶未祛乎。此島爲寶石所成。有物守之。不許外出。君不擲去。將不得歸矣。宋懼。盡棄去。賀取石白授之中。貯白汁升許。膩如牛乳。令飲之。曰。此石液也。盡此病可愈。幸君歸速。再遲則凝爲寶石。不可飲矣。飲之。清甘醇美。肺腑生涼。飲既盡。頓覺舉體輕健。如無病者。大喜。叩謝。賀曰。君病既愈。可速歸。此處不可久留。防爲吾師見也。遂負之返。仍置之古松之下。宋便問老人咳者何耶。賀曰。吾來此山時。卽有之。吾師命吾每日於子午辰未四時守之。吾亦不知中爲何物也。此時。日已加申。吾師睡將覺。予歸。吾亦去矣。明年端陽。望君再來。當拱候也。語畢飛去。宋亦自歸。至枯樹邊。見家人才縛竹木爲架。欲來尋覓。宋飛步過梁。更不懼。

怯。蓋已身輕若燕矣。衆見宋至。且驚且喜。視其肌膚。充悅略無病容。大異之。宋乃詳述所遇。並出桃核示之。核大如鉢。人間無此種也。袖底尙餘寶石一枚。小如指項。色瑩碧。攜歸示人。雖老賈胡無能名者。宋自此日健。能數日不食。日行三百里。明年端陽。欲赴其約。家人力阻之。不得去。時以爲恨云。其族人祝三宮保。曾見其石。謂雖祖母緣。無其光華也。今與桃核並藏其家。或曰。古松下老人咳者。必茯苓之精也。

祁子壽遇青主先生

壽陽祁子壽。少有羸疾。百計治之不愈。一日赴澤州就醫。於逆旅中見一書生。輦一小車。右坐一叟。左挂酒瓢。載書數卷。祁見叟風骨不凡。知爲高士。便致禮敬。延之上座。叟自言公姓字之佗。太原人。書生乃其子也。言次。叟曰。君孝友篤行。良可欽挹。奈何身有隱疾。不求治療耶。祁便言所苦。屢治不瘥。叟曰。與君有緣。合效薄技。便探囊出金丸三粒。以水研之。香滿一室。便令祁飲其水。仍納丸。

囊中。未稍損也。祁飲水訖。頓覺精神健旺。宿疾盡祛。大喜過望。再拜以謝。叟曰。君知眉壽之義乎。眉於五官爲無用。然眉間黃氣則遷官。眉有長毫則主壽。前爲吾兒命名。卽取此義。君病雖愈。而壽止六十。吾當爲君益之。遂命其子以筆蘸墨。爲畫三毫於眉上。左畫二。右畫一。畫已。戒勿洗去。候其自落。他日三毫果茁。君壽可至九十矣。祁方欲以酒款之。叟遽命車去。追之已渺。知爲遇仙矣。祁後如太原訪之。始知傅青主先生。一號公之佗。其子名眉字壽毛云。祁五十歲時。眉上果生三毫。今年七十八。尙如四十許云。

離魂

尙慧丞方伯官德州糧道時。值庚子拳匪之亂。其父母俱在京師。命其弟奉以來署。時京津一帶。匪勢甚熾。道途爲梗。欲去恐遇賊。不去又恐被陷。其弟日夕焦思。寢食俱廢。一日。將上燈時。自書舍返私室。過一狹巷。見一人對面而來。旣近視之。鬚眉面貌。與己正同。無毫髮異。儼然己之化身也。大駭。不能動履。相對

癡立良久。俄有人自後來。始不見。尙每與人言而異之。此特其焦思不寐。陰不潛陽。故精魂飛越。偶一見之耳。無關休咎。若從此日日見之。則應責爲神經病矣。紀文達記離魂事數則。多由旁人見之。惟太平廣記引廣異記柳少遊事云。有客持縑詣之。請作卦。家人持水至。見兩少遊。不知誰者是客。少遊指神爲客。令持與客。客乃辭去。出門遂滅。俄聞空中有聲甚哀。問少遊君識此人否。具言前事。少遊方知客是精神。遽使看縑。乃一紙縑耳。嘆曰。神捨我去。吾其死矣。日暮果卒。觀其敘述。當別有邪祟憑之。廣記神魂門凡十三條。多不可信。倩女事尤支離。文達已駁之矣。

兩頭蛇

兩頭蛇有兩種。兩頭並生者。謂之枳首蛇。長祇七寸。蒙古營盤蘑菇。大者盈尺。其下多藏此蛇。毒甚烈。噉人後。其腹卽自裂而死。所噉者亦腸斷死矣。采蘑菇者。必騎駿足。操利鎌以往。剗已卽鞭馬反奔。不得回顧。蛇跳躍追逐。其急如風。

然至遠不過七十丈。或十七丈七丈而止。明日再往取蘑菇。則蛇已去矣。若偶一返顧。爲蛇所見。則追逐愈急。更無休止。許仙屏丈言在百丈山居。見一蛇。長二尺許。首尾各有一頭。盤旋於地。良久不去。細視之。頭南向者欲南。而頭北者欲北。互相牽曳。甫爲力大。一頭牽率行一二尺。俄又曳回。爭持許久。不離故處。館童視其無能。爲斷其一首。反能速去。懼其逸也。並斷其兩首而死。丈戲曰。兩頭已不可。况兩心乎。夫二人同心。其利斷金。今一蛇而貳其心。宜其及矣。蛇也。猶不可貳心如此者。

蝎虎怪

靜海岳桐池避暑。滿城抱陽山。一夜三鼓。方誦金剛經未寐。忽來一小兒。高興案齊。徙倚不去。岳謂是村中小兒。未措意也。課誦欲畢。怪兒久不去。偶一回顧。見兒口生頭頂。不見面目。知是怪物。拍案叱之。兒乃轉身。眼生於背。炯炯可畏。驚視之。乃一壁虎也。人立而行。尾拖於地。尺許。徐徐出戶去。其後夜課必呼人。

伴之。竟不復來。

大面

嫂氏鄒夫人云。其家有病者。每聞庭中夜若有鴨鳴聲。雖小病必死。歷歷不爽。其父病中又聞之。果不起。七日方延縉徒作功德。夜二鼓。偶回已室。聞院中犬吠甚急。若有所見者。疑有盜竊。褰窗帷窺之。突見一面白如霜雪。塞滿一窗。兩目睽睽。向己而視。急呼僕婦視之。無覩矣。

髮蠱

閩縣武生某。虎而冠者也。劣跡多端。中州沈公源深爲福建學政。斃諸獄。一日。乘輿拜客。道旁有一老嫗。徘徊不去。疑其有所陳訴。方欲遣役問之。嫗遽近前。投一物於輿中而逸。視之。乃亂髮一團。公惡之。自此每飯。輒見此物在食器中。不能下咽。旁人視之。無睹也。竟以此卒於任。有識者謂嫗卽武生之母。所投者。乃髮蠱也。家人深恨之。訪其人。卒不得。

借屍還魂

光緒壬午六月。開封暑甚。死者甚衆。王少崖丈家僮劉隆兒。年十六。中渴猝斃。將殮矣。忽張目視其父母曰。爾等皆何人。此何處。我何在此耶。遽下榻欲去。家人謂其再生昏督。拒不使出。以藥餌之。隆曰。我趙鐵椎。適出賣瓜。偶然跌倒。喫藥何爲。我出已久。父母不知如何念我。爾等攔我何耶。遂奪門而出。步履輕捷。若無病者。劉叟知有借屍還魂事。躡履隨之。至西門外瓜棚中。見一翁一媼。撫子屍而哭。隆入直跪其前。曰。兒歸矣。父母勿哭。舉頭見屍。詫曰。我在此。何又一我耶。翁媼見而怪之。聽其聲。良是已兒。而貌迥異。癡立不解。隆曰。父命我擔瓜入市。甫行里許。忽覺頭暈。倒於路旁。此午前事。兒醒乃在城內人家榻上。頃始歸來。父母俱不識我何耶。劉叟入見趙翁。以己兒借屍還魂事告之。翁乃悟。泣曰。兒午前已死。既能復生。兒屍在此。何必借他人軀殼耶。劉叟乃取鏡與之。使照己容。隆乃頓悟。亦泣曰。我不自知死。亦不知何以生。何頃刻間便變成如此。

面目耶。於是劉趙各爭爲己子。人不能決。鳴之於官。官以其貌斷歸劉。而令兩家各爲娶婦。生子各承宗祀。事乃已。隆兒雖歸劉。猶時時竊錢遺其父母云。

鬼刀

寧波王莞生觀察葬其封翁於某山。居於丙舍。偶攜槍出獵。遇一野豕。擊之不中。豕驚而逸。適有一棺在山側。浮厝未葬。爲豕所觸。棺倒屍出。問之佃人。乃鄉里張某屍也。張年三十許。素兇狡。武斷鄉曲。以暴疾死。未葬也。王素畏惡其人。命佃人殮之。設酒脯焉。是夜三鼓。王獨坐讀書。忽覺冷風透骨。燈光驟暗。歛見一人。持刀直入。矗立案側。瞋目叱曰。奈何毀我室。傷我股。張某非受人欺侮者。驚視之。卽棺中人也。王大駭曰。豕觸爾棺。我爲爾殮。且以酒脯祭爾。何不以爲德。反以爲怨耶。鬼曰。禍由爾作。尙欲賴耶。卽以刀向王力劈。王驚避。刀偏於左。又劈則偏於右。鬼怒。亂劈不已。王視其刀。亮如霜雪。自料必無生理。乃或左或右。恰無一刀及其額者。卽肩背亦無微傷。鬼愈怒。舞刀大詈。正相持間。忽又見

一人喘汗而入。乃其封翁也。王大呼翁救兒。鬼見翁。卽歛手擲刀於几。若有媿懼之色。翁責鬼曰。吾兒田獵致豕撞爾棺。旣殮爾。又以酒食食爾。於爾已足。乃持刀訛詐。仍作生時故態。不畏神明耶。吾兒有神佑。豈爾野鬼所能傷害。不速去。待吾控訴。自有雷部擊爾。其勿悔。鬼聞言大窘。不敢置對。卽諾諾攏几上刀。逡巡欲去。翁叱曰。爾猶不忘凶器耶。鬼竟棄刀遁去。王方欲叩翁何自來。倏亦不見。視其刀。長尺有咫。製作甚精。置之枕畔。將以示人。明晨視之。乃用銀箔爲之。長止三寸。籠朴略具刀式而已。

夢易名中式

良鄉魏致堂戶部中舉時。名振遠。會試前第一夜。夢至一殿。案上列冊籍尺許。竊取視之。有魏姓。籍貫亦同。惟姓下有黃紙浮簽。書延齡二字。揭視之。其下則己名也。怪問書吏。吏曰。此冊據榜書之。榜上只有魏延齡。無魏振遠也。叱咤而寤。遂易名。竟掇巍科。

鬼媼攫兒

王建侯妻某氏。午飯後乳兒於室。倦而假寐。朦朧間見一媼。白髮青裙。手紅毡而入。疑是戚家僕婦。方欲問之。媼竟上牀。以毡裹兒。挾之而去。氏大驚。奪之不及。半身墜牀下。遂斃。心中了了。口不能言。手不能動。如此者。自午迨晡。恰無一人來者。窗外向有曬醬數甕。聞某媼啓甕取醬。便大聲呼之。乃竭盡氣力。不能出聲。但微呻。盼其聞聲。速入救己而已。俄聞媼自語曰。夫人已臥半日。猶鳴兒未睡耶。語畢竟去。此後睛爆耳鳴。遂昏然不省人事。直至上燈時。有婢來請晚飯。始見其狀。大駭。呼之不應。扶之不動。急呼求救。建侯自來視之。見其垂頭床下。兩目突出。口中流涎積地升許。狀若死人。急取通關散等藥吹其鼻。始漸蘇醒。其妾見兒猶沉睡。方欲抱起。兒忽大啼一聲。角弓反張而斃。其太夫人聞變。倉皇而來。行至外室。覺與一人相撞。亦仆於地而死。建侯冤痛欲狂。拔劍四撞。叱曰。爾是何怪。竟敢如此。便當索我命去。當與爾訟於地府也。俄而太夫人甦。

兒竟死矣。此不知爲何怪。亦凶悍矣哉。

極樂洞

京師西山戒壇寺後。有洞七十二。最著名者。爲孫臏龐涓極樂三洞。孫龐二洞。相傳二子遊燕時。讀書於此。口深數丈。窺之正黑。荆棘叢生。人不敢入。極樂洞口有石階。可百餘級。螺旋而下。闔黑沮洳。落葉積尺許。導者爇爆竹以驅蛇蝎。乃可行。遊人皆攜火炬。洞中白蝙蝠。不下千百。大者翅如車輪。見火卽撲滅。則再然。石級旣盡。須匍匐行。約十數武。可僂行。又二里許。洞漸高。可立。亦漸明。石乳下垂滴水。聲若琴筑。琤瑽可聽。舐之而甘。又二里許。復暗。便聞風水相薄聲。砰訇鞶韁。人對面語不相聞。有時大聲忽震響。若巨霆。間以金戈鐵馬之聲。膽悸者多自此而返。爇炬炤之。殊無淵潭。不知聲從何來。其明也無隙竅。不知何以明。至此亦不知其何以闔也。又里許。聲漸微。路漸低。石漸狹。復僂行。匍匐行。又十數武。可僂可立。卽又聞風聲蕭蕭。水聲淙淙。若出於地而遠。又百餘步。路

盡一潭。巨木橫其上。風水聲自其中出。聽之若在數里外云。木徑尺許。長約二丈。遊者至此。又返其半。蛇行過之。試投一錢。問答數語頃。始聞大聲澎湃。聲滿洞中。聞其下卽渾河矣。過此得一谷口。大若甕。光滑潤澤。若屢有人物經行者。出口。頓又朗豁清明。吻穆如日初曉。仰矚穹不見頂。左右不知所極。前行一里。二阜巍然。高可三丈。圍半之。左如麥屑。右如堆米。嚼之各如其味。裹出視之。砂石也。又里許。路又漸狹。入一石堂。可穿而過。中列石案。一石几左右列。各十二。頂上就石凸凹。成鳥獸形。奇詭不可名狀。平處五色相宣。有若采繪。乍視不可辨。審視則波濤洶湧。魚龍蛟蜃。出沒其中。雜以怪物。不可盡識。有摹其形者。九首人面魚身。蓋天吳也。狀若武梁祠矣。堂後一石門扃焉。門外石鐘鼓左右列。敲之鏗鏗鏗鏗。鐘鐘聲鼓鼓聲也。門堅不可啓。推之聲硠硠。若可動。三推則有聲如牛吼。風沙颯颯。自門隙出。遊者悚焉。遂返。余兩至戒壇。皆窺洞口而止。老僧智燈爲余道。其幼時所見如此。意其爲神仙窟也。

楊國春遇亡姨

光緒元二年間。晉豫大饑。赤地千里。繼以疫。死者十餘萬人。祥符有楊國春者。客於山左。聞母病。星夜馳歸。行過蘭儀。一路遺骼殘齒。累累相屬。顧之淒然。日暮入一逆旅。空無一人。不得已。復提燈上馬而行。久之至一廬舍。聞有人聲。乃繫馬庭柱。推門而入。室殊湫隘。有二叟方暗坐對泣。並瘦如枯腊。氣息奄然。見楊長跪乞食。自云妻子數口。俱作餓莩。止餘兄弟二人。亦皆病憊云云。言之慘愴。楊取所攜餕糧分與之。向乞湯水。叟曰。井枯柴盡。冷水亦無。那有湯耶。楊爲嘆息。叟仍絮絮道窮苦不已。楊憊甚。便上坑臥。叟亦就睡。方朦朧間。忽聞奇臭。熏鼻。欲嘔。以燈照視。正見二屍。並已而臥。一已洪脹。一半潰腐。蟲蚋攢集。穢不可聞。所分餕糧。尙握手中。楊大驚。上馬馳去。憶其姨母所居。去此不遠。急往投止。既至。叩門無應者。乃大聲呼之。良久始有人出。視之乃其姨也。楊曰。奴輩都安往。致煩阿姨啓門。姨曰。自甥去後。比歲荒歉。繼以瘟疫。兒女僮僕。相繼死亡。

一門盡矣。楊曰：「姨體中尙佳耶？」姨號泣曰：「我亦於前夜死。頃聞甥來，強起視耳。」言畢仆地。楊鞭馬狂奔至夷門。天甫五更，候門啓而入。到家母已死矣。問其姨母，果聞病劇。以家中病者甚多，無暇往視也。遣人視之，果已死三日矣。乃具棺殮之。楊大病月餘始愈。

鬼破妖術

滇南桂生遊學湘楚。妻病馳歸。行至辰州。其妻父方爲州牧。欲往謁。遇雨不達。投邑西紫陽觀宿焉。朦朧間見一蒼頭持酒榼列東廊下。三人隨之而入。一唐巾者年可四十許。一烏巾少年。一白鬚叟。赤幘方袍似作主人。以次席地坐。蒼頭出肴核行酌。叟舉酒屬客。唐巾者愀然曰：「家室將傾。尙學惡道士浪飲耶？」少 年指室內曰：「賴有此君。不愁覆露。惟無功受惠。是所歉耳。」叟笑曰：「報德即在今夕。僕奉屈小飲。正爲此耳。」唐巾者曰：「恩主寧得見乎？」叟笑曰：「報德卽在今室。」謂桂曰：「朱公屈公一敍。幸勿過却。」桂素好事。卽出入席。三人款接致敬。如待

貴賓。叟自云姓朱名彥昇。二客皆烏姓。便與傾談。所說皆明季事。桂訝之。酒半。叟曰。後院方作劇。盍往觀之。乃相率起。過庭院數重。最後至一處。室內燈燭熒煌。人聲嘈雜。叟拉桂伏門屏後窺之。見黃冠五人。釀飲正歡。一道士披法衣。禹步誦咒。若有召請。俄見五女小步連袂而來。座客贊曰。紫閣真人神術哉。道士便命各傍客坐。惟一紫衣者使坐己旁。竊窺五女。類皆病容愁慘。神氣癡呆。紫衣女者。則掩面悲啼。若不勝怨抑者。道士使行酒。女不應而泣愈甚。道士怒曰。幸陪仙集。不尋歡笑。嗚嗚咽咽。懊惱煞人。便酌一大觥。強使酙。女擲杯於地罵曰。我良家女。何處狂道士。敢向侮弄。不畏王法耶。桂聞其聲。良似己妻。頓大疑慮。忽見道士奮起。戟二指呵氣向女。女卽負手對之長跪。若被桎梏。視之。果其妻也。座客譁笑。桂憤火中燒。更不可耐。欲入研之。苦無刀仗。少年手一瓦缶。與之。桂力向道士頭上擲去。大聲砰然。霍如夢覺。自視仍在榻上。訝非吉讖。以爲妻必死矣。明日往謁妻父。以辰川水溢。方事隄防。卽於工次見之。寒暄未已。忽

報堤下見一朱棺。牧命遷之。桂頓憶昨夢。急止之曰。試掘之。當更有二棺。俄又報相距三尺許。又有兩櫬。乃烏漆者。一棺前有一破缶。桂視之。彷彿少年所與之物。妻父訝其前知。桂具述昨夢。乃悟其姓曰朱。曰烏者。謂棺之色也。乃急掩之。設酒脯焉。桂以其夢有驗。逾疑妻有別故。乃星夜馳歸。到家。妻病已愈。但荏弱耳。桂問曰。近日寧有異夢否。妻曰。爾日病劇。昏晝中若往母家中途迷惘。突有二人挾之急走。若御風然。倏至一室。有五道士聚飲。強令行酒。我擲杯大詈。忽被拘禁。方若覽魅。突聞雷聲一震而醒。汗下涔涔。自此病亦漸愈。桂乃緼述前夢。疑爲道士術所攝。乃函達妻父。屬治妖人。牧擒道士所謂紫閣真人者。嚴刑拷掠。都若罔覺。以黑狗血沃之。始懼。自供惟婦女病將離魂者。始得攝至壯健者不能也。誤攝貞婦。有死而已。乃置於法。後檢辰州志。有吳彥昇者。爲何騰蛟參軍戰死。藁葬於此。疑卽叟也。惟不知二客何人耳。

銅鼓爲妖

咸豐壬子廣西全州西關外某氏墓林中。忽出一物。大如一屋。不辨頭目。蹒跚而行。每夜三更卽出。五更始去。遇者輒病。有俞亞龍者。以膽氣自雄。夜攜火槍於樹後伺之。屆時果出。相離旣近。機發彈出。似中其足。錚然一聲。俞爲震仆。物卽躍起。斗壓其上。自謂必爲壓斃矣。不料其中空洞。殊無痛苦。惟覺陰霾土腥之氣撲鼻。眼前昏黑。如墮五里霧中。久之。氣息蔽塞。更不可耐。幸鄉人聞聲持火燭至。物始去。至墓前而沒。衆謂有礙民生。欲拍地視之。某氏不可。訟之官。官乃發之。深五尺許。得一銅鼓。高六尺。圍丈餘。面有篆書十二千支。并鑄蝦蟆二十三。製作精巧。非漢以後物。近下有一小孔。卽中彈處也。乃藏於土神祠中。光緒中爲某中丞攜去。

靈鬼

咸豐戊午科場案發。誅及宰相。亦本朝一大案也。放榜之夕。御史孟臚青傳金飲於果子巷宴賓齋。聞隔座人語曰。頃聞清某中舉。君曾往賀乎。乙曰。清某並

未入場。何得中舉。必君誤聽也。甲曰。榜上大書伊名。今日賀客盈門。豈有誤理。乙曰。八月初九十三兩日。吾在某許。與之共演某劇。衆目共覩。豈有場外舉乎。甲詫爲奇事。丙笑曰。君輩何迂。今年吾所識者。如某某。皆由關節所中。豈止清某一人。君何所見之不廣也。甲乙曰。信乎。丙曰。某某由某關節。吾具知之。以關係甚大。故不敢言耳。孟聞之既審。卽來余家。語先大夫以其事。欲疏聞於朝。先大夫曰。今科主試蒙古柏公。薦爲相。雖無赫赫名。而清正自持。必無納賄事。或年老失察。如姜西溟故事耳。且素不附肅順。順欲殺之。未有間也。得君疏。則殺之有名矣。與虎爲僂。竊爲君不取也。時文忠公文祥、閻文介敬銘、毛文達昶俱在座。三公無日不來余家家人有毛三更闌五鼓文天亮之謠孟適屏人語。先大夫乃具爲三公言之。三公皆力阻之。孟諾諾而去。明日晨起。孟又來云。昨夜歸後。此事耿耿在胸。不能成寐。卽篝燈具疏。頃已呈遞。此刻當有旨矣。先大夫嘆曰。柏公死矣。孟曰。何至是。先大夫曰。本朝科場例嚴。此事旣有據。柏公豈能苟免。柏必死矣。孟曰。不

有議貴之條乎。先大夫曰。卽無此事。肅順且欲殺之。况有詞可執。卽有議貴之條。誰爲議之。投鼠忌器。君必悔之。已而柏公果被誅。副主考爲吳縣程侍郎桂。

其少子與其家僕亦爲某生通關節。侍郎不知也。事發將對簿。其妻謂其前

庭

室子曰。汝弟年少。恐不善置詞。汝其代往。罪不過遣成。當備多金贖罪。無苦也。長子素孝。慨然代往。獄成。父子皆論斬。先大夫疏救之。雖奉嚴旨。侍郎卒獲免。其長子竟被誅。方行刑時。其婦詬其姑於市。衆始知長子之冤。其弟某於是時方召歌僮侑酒於市肆。有名伶曰朱蓮芬者。誚之曰。今日市口正殺人。曷不往觀。以博一快。在此飲酒。有何趣味耶。怫然竟去。某雖慚怒。亦無如何也。棺厝於長椿寺。第三日方延僧禮懺。其婦與僕婦輩俱見其以手捧頭而來。血流被頸。僕婦駭避。婦抱之大痛。鬼亦號泣。已而勸婦勿懲繼母。累數百言。並言其弟本應大貴。卽到法庭。亦無死法。今以不弟。罰折殆盡。然猶應中甲科云。仍再三勸以定數難逃。勿致過悲。而後去。方其語時。隔窗聽者。惟聞鬼悲嘯聲。不辨爲人。

語也。後十餘年。其弟某果第進士。亦可謂靈鬼矣。

大頭鬼

順天文場房考所居。自乾嘉時。卽傳有大頭鬼爲厲。光緒初。某考李小軒侍御爲同考官。夜三鼓。方獨坐閱卷。忽聞門外窸窣有聲。俄見一人頭大如五斗栲栳。塞門而入。身長不及三尺。圍約八寸。若不勝其軀者。兩目灼灼。立案旁。侍御一見。卽神思昏憤。不覺取案上剖紙小刀。自剖其腹。雖流血盈襟。而初不覺痛。幸其僕自外入見之。大驚呼救。同考諸公。有攜金創藥者。爲敷治之。得不死。鬼亦不知何時去。侍御當時昇歸。以暴疾聞。後竟無恙。後官歸德知府時。親爲余言之。

異夢記

光緒乙未。予爲東河河防局總辦時。一夜。夢巡視河干。見汛兵所住卡房。類多朽敝。心念汛兵盡有家室。並不住此。而徒糜歲修鉅款。飽汛官囊橐。何如裁之。

以購磚石耶。繼念此等卡房。雖廣不盈丈。而當伏汛時。險工疊出。河帥親臨相視。猝遇風雨。勢難遠離。得此房暫避。何啻中流失船。一壺千金耶。遂信步入一房觀之。旣入。乃無後垣。可穿而過。心訝之。旣過。忽聞前有波濤洶湧之聲。陰念吾背河而行。面前又有水聲。何耶。且念且行。乃至一處。門楣壯麗。類大衙署。繼見門左右列鐵犀二。始悟爲河神廟也。入門循白石甬道以行。兩旁松柏參天。不見曦景。而水聲愈大。聒耳爲聾。俄至一橋。橫甬道上。以碧石爲闌。雕鏤精絕。橋下波如滾雪。跳沫濺裾。鱗族隨波游泳。上下約數百尾。立觀久之。其水激素飛清。不似河水之濁。竟不知其源頭何所來。何從去也。過橋可里許。又入一門。大殿在焉。宏闊莊嚴。似王者居。入視。殊無像設。惟當中石案上陳一石匣。廣博約三尺許。蓋上有字。曰光緒二十一年歲在乙未正月十九日義州李某某封記。則余名也。大驚。審視鐫跡猶新。余念河工積弊深鉅。經余釐剔。蠹吏不便所爲。訛言屢騰。此又不知誰所設。而託名於余。以相傾陷。憤甚。欲覓道士問之。竟

無一人。迤邐至後殿。式如前殿。而朱扇嚴扃。堅不可啓。左行得一院落。浮圖卓立。高約丈餘。有窗無門。窺之一。道士趺坐其中。黑面蓬髮。狀致可怖。心念此必坐關者也。僧道自砌於室以募緣謂之坐關。有三五年不出者。便問爾此廟住持耶。大殿石匣誰所爲。而

託名於李某。某卽李某。何曾封此匣耶。速以其人告我勿隱。道士聞余言。大怒。

虬鬚直視。厲聲對曰。非君所爲。更有何人。乃以問我耶。余曰。我固未爲此。卽置

此匣何意。余亦不解。道士曰。待三千六百若干日。自然解矣。再問不答。意若不

屑與余言者。余怒其無禮。仍至後殿。左扉啟矣。入視亦無像設。止一拜石砌於

殿中。石上似有花紋。正欲往視。忽見石驟陷成坎。突一樹根自下湧出。圍徑二

尺。高四尺餘。剗平其上。當中大書一魯字。魯字四點作火作魯。右書光緒二十

一年歲在乙未正月十九日。左書義州李某題記。仍余名也。大驚不解。謂是妖

術。旣無餘人。仍覓前道士問之。至東院。則浮圖已渺。積莽尺餘。更無邊際。中心

惶惑。欲歸無路。恍惚似聞有人誦經聲。尋聲而往。約里許。見一茆舍。啟扉逕入。

見黃冠六七輩。繞榻誦經。方欲問訊。突見榻上赫然一屍。無首而血流被頸。淋漓猶溼。衣闌領大袖。亦道士裝也。駭極趨出。聞黃冠追呼曰。殺吾師。欲何往。乃狂呼而寤。心爲之悸。明日思之。昨果正月十九日也。亦奇矣。以語河帥許仙屏丈。丈謂十年必有驗。今逾期四年矣。更無少驗。可謂妖夢也已。

陰差扇火

武昌某令赴蒲圻出差。乘輿而行。後一輿夫中渴猝倒。方覺傾側。卽有一人代昇而行。某在輿中。以爲仍其人倒而復起。未之異也。晚至逆旅。輿夫某視其人。殊不相識。訝而問之。其人曰。某實陰差也。至此有所勾攝。須君引導。便可同行。某憫憫隨之。至一人家。鬼攝之而入。見一叟坐而吸烟。兩小兒嬉戲其側。某恐遭詰辱。踧踖不安。却顧。叟似不見己者。俄見叟吸烟畢。落一星火於襪上。旋攜兒上牀臥矣。鬼見之。大喜。於袖中出一扇扇之。襪火頓熾。延及帷帳。某大驚。欲呼。鬼遽擁之歸。鬼旋不見。俄聞某家回祿死者三人。問之。卽叟與兩兒也。

水府

光緒初。福星輪船爲口澳撞沉。江浙海運委員道府以下死者百餘人。大劫也。有吳令者。需次江寧。未有差遣。託其親家劉觀察爲謀海運差使。劉言之方伯竟札委焉。是夜吳夢至一衙署。殿閣巍峨。氣象嚴肅。門上榜金書水府二字。大如栲栳。堂上列案十餘。冊籍鱗次。吏方據案作書。狀甚忙迫。吳問何事。不答。若無暇酬應者。竊視冊籍。約略以官相次。道府以下若而人。已名在第三冊。同官友某名亦在焉。方欲再觀。更遽奪之曰。王將至矣。霍然而覺。晨起。訝其不祥。走告劉。屬爲辭差。劉斥之曰。我爲親家謀此不易。偶然一夢。豈足爲憑。江浙兩省不下百餘人。惟君性命值錢耶。謀夫孔多辭之甚易。特我向方伯苦求而得。未便代辭。請自辭之。但以後無差。我亦無顏再求耳。吳不得已而往。行後數日。其幼女方午飯。忽投盃於地。口吐白沫。吟呻有語。而函胡不可辨。灌治甫甦。其子又倒。狀與女同。張目言曰。我來矣。速請親家劉大人來。家人不悟。怒曰。我去不

久。豈我之聲音亦不能辨耶。我欲借小姐說話。年幼說不清楚。故又借少爺口說。決無傷損。勿慮也。衆知是靈語。急請劉來。見劉卽起揖曰。親家不爲我辭差。果死於海。今在水府當差。薪水甚厚。我亦不怨親家。但新立公館內助無人。必須我妻爲我料理。特恐其去後。兒女無人照管。故來託親家耳。其辭氣宛肖生前。闔家悲泣。劉曰。親家仙去。我之過也。親家去後。家事全賴親母經理。如何去得。縱不念兒女。豈無夫妻情乎。鬼怫然曰。我妻隨我候補多年。艱苦備嘗。現幸得優差。不憂衣食。請他享福。何言我無夫妻情耶。本欲攜我妾去。奈他年幼無知。不能管事。故非我妻去不可。兒女事惟有諄託親家耳。我事甚忙。不能多語。便煩爲我妻料理後事。三日後來接他可也。語畢。拱手而去。其子頓慄。明日果聞福星之變。其妻固壯健無恙。屆三日時。甫加辰。忽謂家人曰。老爺果得優差。接我輿馬甚華。我卽去矣。遂靚妝端坐而逝。

寧遠州木魅

吾鄉寧遠州署。制甚宏闊。大堂後以堂名者凡五進。五堂東偏有角門。達於後園。園名萬綠亭。臺花石之勝。甲於一州。乾隆末毀於火。惟存古木數十章。尙是前朝物云。園西爲射廳。嚮皆爽墾。爲馬射之所。予戚劉晴嵐太守。少時隨其父任居於五堂。新娶婦未期也。一夜三鼓。欲如廁。其妻曰。盍呼書僮小扣伴君於後圃何如。劉笑曰。小扣貪眠。此時當早入睡鄉。俟喚伊來。天明矣。遂以短劍挑燈而往。出角門西去數十武。踞地而遺。旋聞履聲閣閣。至角門而止。劉知是妻。呼曰。卿來何爲。妻曰。特來伴君。劉曰。角門風勁。可速歸。吾亦來矣。旋聞閣閣聲去矣。劉旋遺畢。甫繫褲。聞閣閣之聲。又作。劉曰。吾方欲歸。卿又來何耶。語未畢。其妻已至面前。掠身旁西去。劉曰。某在斯。卿欲焉往。妻不顧。行愈急。劉大訝。挑燈追之。蓬蒿瓦礫。紓足難行。而妻行甚速。如御風然。劉竭蹶追呼。甫至射廳。妻已南去。至此路始平坦。劉飛奔而南。妻倏不見。方大驚訝。忽於斜月光中。見一大手。蔽天而下。黑毛茸茸。大如磨盤。大駭反奔。突與一人相撞而倒。視之。乃書

僅小扣也。扣曰。爺勿畏。看奴擒之。隨奪劍南去。劉臥地呼救。東垣內爲司賬友所居。識其聲。率僕踰垣來。扶之歸於臥室。其妻方燈下卸妝。彼此大驚。劉曰。卿曾到角門伴我乎。妻曰。我甫至角門。立未定。君命我歸卽歸。未久候也。劉曰。適卿焉往。令我苦追不獲。妻曰。我自歸屋。坐此候君歸。何言追我不獲耶。曰。然則卿曾喚小扣伴我乎。妻曰。適君言小扣貪眠。且書室距五堂隔院數重。故未喚也。劉乃緬述所見。共疑小扣此時何來。且年甫十三。何膽大乃爾。呼更夫共覓之。大索射廳南北。暨樹石叢中。蹤跡及遍。迄不得。後仍於書室覓得之。睡正沉酣。呼醒問之。了無所知。蓋扣二鼓卽眠。未出書室半步。其儕有與同榻臥者。證之不誣也。次日闔署聞之。傳爲異事。劉所挑燈。燼於射廳之南。短劍迄不見。又數日。射者於射圃極南老楸上見之。劍鋒盡沒。幾陷其柄。且微見血跡云。於是共疑老楸爲魅化。小扣者爲神。特化小扣者使勿畏也。乃伐其楸。竟無他變。明年。其妻以產卒。更夫云。前數任有其儕三人。共臥一室。突一大手破窗而入。指

猶如擣衣杵。摵一人面裂。衆驚噪。啟門視之。見黑影蓬蓬而滅。又一嫗夜如廁。見黑手自牆上來。摵其陰裂見骨。幾死。自今思之。亦此木魅所爲也。

鬼畏正氣歌

漢陽宓丹陔大令言其少時。讀書於甥館。時猶未娶也。一夜三鼓。解衣就寢。突聞室門有椎擊聲甚厲。叱問無人。方致疑訝。忽見一婦人排闥而入。宓疑其聘妻來奔。又疑是岳家眷屬。未敢注視。婦逕登臥榻。探手入衾。握其陰而按搓。其手冷如冰雪。始知其非人。駭急欲起。而若被桎梏。欲呼救。亦不能出聲。惟心尙明了。乃默誦正氣歌以自助。初誦。婦按搓如故。精已湧出。及誦至或爲常山舌一句。居然成聲。乃大聲高唱。婦遽釋手。匆匆下榻。此時始見婦著黃衫藍緣。裝束古樸。面若石灰。眼深陷。光芒可畏。兩手下垂。立若僵屍。宓大聲叱之。乃徐徐退出。旋又聞椎門聲如前。自此寂然。大令嘗言。戲劇演活捉者。必曾見鬼。此婦去時。實與此劇扮演閻婆惜者無異云。

老嫗顯魂

陳仁先學部言其家一乳母。居其家三世矣。家人皆以老姆呼之。年七十餘。卒於京師。停柩於長椿寺。仁先甫六歲。清明日侍其母夫人至寺爲設祭。仁先先入厝室。甫入門。卽見姆倚棺而立。藍襯青裙。面容愁慘。側首下視。與仁先相距咫尺。略不顧瞻。仁先視之了了。卽呼母曰。老姆在此。我已見之。及家人羣集。再視之。無覩矣。

催眠術

日人有爲催眠術者。來遊京師。演於福壽堂。蔣則先侍御約余往觀。一鬚鬚叟挈一少女。年可十四五。與觀者鞠躬爲禮。叟與女旋相對立。叟戟二指向女面指畫不已。唇吻翕闌。若有所咒誦。女瞪視叟。不少瞬。食頃。女首漸低。目若暝。卽有其侶三人。扶女仰臥於榻。屈兩手作枕。僵若尸。叟仍畫誦不輟。旋見女漸騰起。離臥榻矣。已而愈起愈高。距榻約四尺餘。不動。上若繫。下若承。可異也。女懸

空中。叟不復畫誦。則出鐵圈。自女頭套至足。示觀者無所繫。無所承也。觀者盡眙。鼓掌之聲不絕。旣叟又指畫咒誦如前。女漸落至榻。二人又扶之。與叟對立。頸低目瞑如故。叟指畫咒誦良久。女不寤。叟若驚。向女耳旁拍掌甚厲。久之。女若醉若癡。徐徐張目而甦。方女未寤時。面若死灰。神情可畏。坐客皆屏氣觀之。勿敢聲。勿敢動。若助叟之畫誦者。至女甦而萬掌齊鳴。聲若巨霆。女面始紅潤。叟猶汗涔涔也。叟云。此術甚傷人。不能屢演云。

障眼法

中國戲術有所謂障眼法者。雖相傳有此說。未之見也。若日本魔術師所演。其此術乎。初演時。健兒十餘人。舁一巨箱。若甚重者。以巨綆懸於臺前鐵梁上。武備戲脚臺皆有之。凡旋一叟挈一少女出。叟能華語。指女謂客曰。此女大狡猾。不有以識之。且變化去。卽向坐客假一時表。以金練懸女頸上。叟又曰。渠兩目灼灼。視表不舍。倘爲所竊去。某罪大矣。是非繫其手鎖於柜不可。旋命二人舁一柜。

出。製如巡士所立之木室。而狹。近上端。左右有小窗。以通空氣。叟取絨繩。自女頸下纏至足。乃納之於柜。甫關柜門。突自左右窗中擲物滿地。鏗鏘之聲不絕。視之。皆小兒玩物。花棒腰鼓之屬也。叟曰。如何。繫其手。尙能擲物。是非並囊其頭不可。卽出巨囊。以底向上而套之。更以繩緊纏其外。復納柜中。門闔而擲物如前。叟怒曰。妮子大惡。使蟠伏矮柜中。不能動。或可制也。卽又出之。命取矮柜來。一人攜矮柜示客。製如錢柜。而蓋上多孔。如蓮房。推女使入。女倔強不肯入。強按其頭。納之。柜低隘。女又囊盛臃腫。僅能容。叟坐其上。曰。看汝飛上天去。已而喟曰。何良久無聲息。豈悶煞耶。卽手一劍。自孔中撥之。訝其無物。叟若驚。復取數劍。呼其侶遍刺諸孔。亦無着。叟瞪目曰。女果狡猾。竟跳去。已而俛若思。旋指鐵梁懸箱。笑曰。幸未遠去。當匿此中。命其侶繫箱下。啟鑰。復有一箱。又啟之。乃更有一箱。封鎖甚固。叟親啟之。箱開而女笑而出矣。囊與繩不知何時脫去。惟時表金練懸胸際。爛然也。此或障眼法乎。漢書所謂西域眩人當類此。聞日

本亦得法於泰西云。

裴文達爲燕子磯水神

裴文達彌留時。自云將往爲燕子磯水神。袁簡齋阻風於此。祭以詩曰。燕子磯邊泊。黃公壚下過。摩塗舊碑碣。惆悵此山阿。短鬢蟠蟠雪。長江渺渺波。水神如識我。應送好風多。祭畢。果得順風。新齊諧中曾載其事。公曾孫賜秋孝廉獻功。與余善言。其少時以事如金陵。未至磯二十里。順風大作。舟行若矢。旣至磯下。風息舟膠。不能移尺寸。賜秋悶坐篷窗。忽聞磯上有簫鼓之聲。頓憶祖德。卽攝衣冠。具香楮。登磯叩謁。至則祠宇一新。輪奐華美。殿上衣冠十餘輩。方事祭賽。而憧憧往來。若議事未決者。問之。始知土人感公靈異。重新祠宇。擇於今日奉主入祠。而舊主已漫漶。所書官銜。都不可識。欲題新主。苦無據也。見客來。爭相問訊。旣問知氏族。頓大驚異。敬如貴賓。賜秋卽薰沐題主。並主祭焉。禮成欲去。衆皆曰。君之來。神所使也。否則何能若是巧耶。留之宿於祠下。丐作重修祠記。

賜秋卽以此事鋪叙入文。并謝諸君高誼。衆大喜。留飲數日。率錢爲贐。然後令去。賜秋正苦乏貲。得此頗壯行色。此事傳聞遠近。香火更勝於前。

叢祠人首

丹徒王某爲武勝關委員。解餉如武昌。以健兒四人護之而行。一日、薄暮遇雨。去宿處尙遠。道旁有一叢祠。卽往叩關。俄見一僧出迓。大顙虬鬚。兇猛可畏。王頗有戒心。僧導至殿上。蒸藜爲黍。款接甚殷。問其名爲楚雄。王曰。令徒都焉往。煩師蹀躞。僧慘然曰。往蓄三徒。一墜馬死。一舉石絕臍。一折其臂。三年中相繼死。此祠久無香火。惟有地十餘畝。自種自食而已。王曰。如此師拳勇必精。內家耶。外家耶。僧笑曰。老衲那知拳派。少年誤從匪人。但知殺人放火。今老人空門。爲懺悔計耳。王聞其言。愈畏之。僧顧拳拳之色。見於眉宇。空所居小樓。讓客宿。樓小僅十笏。而精潔無纖塵。榻上設布帳。一劍懸焉。王陰念得此差足壯膽。卽以餉銀昇置榻下。命健兒臥於樓下梯旁。僧辭去。王自內扃門。明燈而寢。甫交

睫。忽覺帳拂其面。驚視之。帳又颺起。直至窗前。方錯愕間。帳又飄來。王念樓窗嚴閉。那有風耶。牽帳視之。見窗上燈照甚明。而榻前甚暗。若有物蔽之者。坐起審視。忽見燈前一物。高二尺餘。若有毛髮。赫然一大人頭也。方張口對榻吹氣。一呼一吸。帳亦隨之。大驚而號。物鼓氣一吹。滾落於地。帳亦落下。正蒙其首。王急牽帳開。適劍觸其手。既得劍。膽稍壯。卽手劍大呼。健手聞之。相率上樓。而門內扃。不得入。王欲啟門。而懼人頭在地。不敢下牀。正躊躇間。忽見樓窗斗落。一人跳入。大驚。注視。乃楚雄也。短衣手刃。急啟其門。旋健兒入。衆見王手劍在榻。僧手刃在門。疑僧行刦。突前擒之。王急止之。告衆所見。衆始知誤。遍視樓中。了無所有。僧言此祠舊有此怪。或數月一見。不甚爲人害。或偶觸被咬。亦不甚重。前有僧多爲此不肯居。老僧住此。樓屢見之。任其吹帳。彼聞吾鼾聲。卽自去。不意今夕復出。致驚貴客。老僧之罪也。言畢大笑。衆視樓距地四五丈。不易攀援。服其矯捷。僧曰。老矣。無能爲矣。憶少時曾自黃鶴樓上一躍而下。今恐不能矣。

衆欲視其技。僧啟窗躍下。轉瞬間復躍而上。捷如猿猱。王舌擣不下。天明辭去。竟莫測其何如人也。

唐聽泉入冥

先大夫督閩時。有候補同知沈某。以生人爲冥官幕僚。唐聽泉貳尹與交善。云沈在冥職甚崇。治事以夜往。或至午不寤。則事必殷繁。且能攜生人同往。但不肯言所治何事耳。余時年少好奇。囑唐見沈。浼其攜往。唐見沈述余意。沈曰。如果欲往。公尙可。李公子必不可。明日當以丑往辰歸。請宿於別室。屆時當遣人奉迓也。唐以告余。意猶忐忑。余亟從臾其往。藉知鬼神之情狀。以證真僞。唐諾之。明夜獨宿書齋。夜三鼓不成寐。聞几上自鳴鐘錚然一響。卽見一青衣立榻前。曰。沈爺命來邀公。已以輿來矣。唐隨之出。門外果有肩輿甚華。二人舁之。將登輿。青衣出黑紗一幅。屬蒙面。云。凡生魂入冥。並須蒙此。以爲識別。公見行人有面紗者。皆生人服役者也。行數武。卽衢巷不復能識。而繁盛不減南臺。南臺爲閩

省南門外最繁盛之地長十里。

熙來攘往者亦與陽世無異。果有蒙面紗者。但百不得一耳。俄至一署。畫戟牙旗。氣象森肅。輿從儀門旁角門而入。至二門外。請降輿。導至大堂西一院落。青衣呼曰。邢兒。有客來。速出伺應。勿貪嬉也。卽見一僮啟簾導客。室大不過十笏。而陳設精雅。四圍皆書架。公牘庋其中。案上有小說數帙。榻上設臺灣席籐枕。潔無纖塵。唐就坐。青衣曰。公且小坐。奴去請主人來。唐視邢兒。年可十五六。頗韶秀。問知爲揚州人。幼隨其父來閩。十五而死。死逾年耳。唐曰。爾猶憶爾父乎。對曰。初來時。憶念甚切。日久亦忘之矣。問其何緣在此服役。則以他人薦舉而來。月得錢三千耳。問答有頃。沈猶不至。俄青衣來曰。主人今日公事大忙。無暇來談。請先送公歸。如覺腹餓。有菉豆糕。是陽世攜來者。可食。卽呼邢兒取糕來。唐視之。果與閩市售者無異。略覺腹饑。食其三。邢兒曰。主人所攜茶葉適罄。此間茶不可飲。奈何。青衣卽導唐出。乘輿而返。直至書齋。青衣始去。唐方欲犒其勞。霍然已寤。口中猶覺有菉豆香也。明日入署告余。共訝陽世。

物何以能攜。豈所謂五鬼搬運法乎。閱日。唐見沈問曰。冥間有何事。致君忙迫乃爾。沈曰。造人名冊耳。添書手十人。日夜趕造。猶恐不給也。唐曰。然則閩中將有大眚乎。沈曰。然。唐問我名在冊否。沈曰。我不查冊。亦不能知。即有君名。亦不敢告也。唐大疑。以語余。謂其語涉吞吐。恐冊中實有己名。時先大夫將入觀。唐力請隨行。藉以免難。余笑曰。公何不達之甚耶。如無君名。何必跳。苟有君名。庸能跳而免乎。唐乃已。時光緒元年四月中旬。及五月初一。余侍先大夫北上。初四至上海。聞初二日連江海嘯。死者數萬人。南臺萬壽橋下。流屍重疊。水爲不流。唐君竟無恙。先大夫召見時。孝欽皇后諭曰。汝好大福氣。甫離福州。彼州卽被水災也。

海夜叉

連江瀕海。一日潮退。岸上有物六。死淤泥中。略具人形。長丈餘。闊口及耳。牙利如劍戟。項上髮植立如魚鱗。而紅似丹砂。手足略似人。而有肉相連。如鵝鴨背。

上鱗如碟子大。色青黑。自腋至尾。闊色漸淡。如鋪翠。腹腴白如雞卵。有乳有臍。勢大如驢。雷捶股際。惟目俱深陷。無珠。血猶殷濕。腥臊不可近。初見時猶蠕動。一日俱僵。土人不敢動。以告官。連江令乃畫圖貼說。爲之通稟。余見其圖如此。惜當時不解提空氣法。若在今日。置之農務試驗場中。牲園即萬大可作動物學家研究資料也。

鼯鼠

資州楊西峯孝廉。好奇。喜遊覽。嗜金石之學。每出遊。以一僕攜毡椎以從。一日至貴州紅崖下。相傳摩崖古篆。是殷高宗伐鬼方時刻。高十餘丈。非縛架不能摩拓。乃坐臥其下。細審點畫。時已下春。不忍舍去。僕曰。山路崎嶇。昏黑將不可行。且懼有蛇虎。宜速去。楊畫肚研尋。正有所得。即曰。可覓人以火炬來。吾在此候爾。僕去後。良久不返。而日已西墜。鼯嘯梟鳴。不能無恐。忽見前數十武叢莽中。閃爍有光。以爲僕來。且行且呼之。行旣近。乃一獸。大如牛犢。駭而返奔。爲巨

石紲足。俛而顚。自料必膏獸吻。乃獸旣前。殊不搏噬。但蹲其旁。以鼻嗅之。楊察其意不惡。始敢注視。暮色微茫中。尙能辨識。乃一鼠也。毛灰而澤。目光炯炯。有鬚長七八寸。鼻尖甚銳。初嗅其左頰。繼嗅其臀。一經其嗅。卽覺習習作痒。已而奇痒攢心。更不可耐。急解褲搔耙。顏魯公麻姑仙記如是作獸亦以吻助之。褲旣褪。乃舐其臀。楊覺其舌涼滑柔潤。而近尖處有微刺。所舐處痒頓止。而皮肉間似酥似麻。其酣適舒暢。直達臟腑。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。獸亦若解人意。自覺某處微痒。卽從某處舐之。或疾或徐。罔不如意。楊舉體癱軟。意愜神迷。竟不知身在何處。但恐其舐之速已。獸亦瞑目而舐。若有餘味。正迷惘間。忽聞槍聲一震。獸遽奔去。楊始驚醒。張目見僕偕土人四五。荷槍秉炬而來。旋聞僕大呼曰。吾主人適坐此。今何往耶。土人曰。果遇麻口狼。必爲所食矣。僕大號呼。楊欲應而舌蹇不能出聲。欲起而足軟不能動履。俄土人尋至。曰。屍在此。僕奪火來照。見其目瞪神癡。知其未死。又見其禪脫。大以爲異。土人曰。試看其臀有傷否。僕俯視之。

乃見白骨巉巉。臀肉盡脫。而畧無血跡。大驚。問楊良。久始能語。乃具述所遇。土人隨以槍追逐。卒不能得而返。據云。此處無虎狼。惟有此物。土人謂之麻口狼。食人無數。爲所食者。雖距人不遠。無號救者。蓋至死不悟云。有爲人救免者。云遭食時極酣適。雖爲食盡。亦所心願。初不欲呼救。旣而知必死。欲呼救。亦不能出聲。與楊所言無異。楊固博雅。因悟此物卽春秋鼴鼠食郊牛之鼴鼠。前儒謂之甘口鼠。被食者不覺痛。食至心。乃大痛而死云。土人曰。公幸俛臥。故舐尊臀。臀肉厚。得無恙。倘仰臥。被舐胸腹。則臟腑出矣。楊後卒不覺痛。惟髀肉不復生耳。嘗語人曰。吾雖遭噬膚之禍。而藉證古說之不謬。自詡有功於經學不小。且遭噬時。其愉快爲生平所未有。勝飲醇近婦。不啻百倍過之。亦足樂也。恨不得豢之籠中。於不快意時。時令一咀嚼爲快耳。

尹侍御大街追鬼

咸豐中。尹杏農丈官巡城御史。一日夜三鼓。微雨。行至驃馬市大街。突見奇鬼。

當車而立。赤髮戴角。青面獠牙。白袍朱襷。猙獰可怖。身長丈餘。張大手如箕。攔車不使行。驟大驚。噴沫鳴鼻。竟不能移尺寸。僕夫駭墜車下。公大怒。叱曰。我奉天子命巡城。百神呵護。何處鬼子。敢相瞞耶。語未畢。鬼卽釋手西去。公命回車追之。至土地廟上斜街轉灣處。不復見。聞者服公之膽。

毛給事小廟趕神

虎坊橋夾道居有小廟。不知所祀何神。頗著靈異。祈病求子者殆無虛日。門外旗竿如林。皆還願者所植也。毛文達爲給事時。其母夫人偶患時疫。僕婦禱之而愈。母命公往酬神。公難之。母懼。不得已而往。廟甚湫隘。不容車馬。且從無官府蒞止。故公之來也。觀者如堵牆。公至案前。拈香欲拜。突見神坐帷帳中。一物竄出。長尺餘。遍體黃毛。銳喙修尾。蓋黃鼠狼也。時衆目共覩。物頗張皇。於人隙中奪門以出。好事者譟而逐之。物行甚駛。至五道廟前陰溝鑽入不可見。巫者猶請公拈香。衆憤曰。汝奉之妖神。已避公竄去。猶拈香胡爲耶。公竟歸。自此無

復靈響。香火頓衰。未幾。東城棟背胡同一巫。夢一金甲小將謂之曰。我本在城外夾道居。受香火。毛給事迫我來此。汝能供奉我。當令汝富。巫者寤而告人。訪之夾道居。知有此事。卽爲塑一金甲將軍於家。不半月。香火如前繁盛。光緒中。余至棟背胡同。猶見其處旗竿如林。庚子後。淫祀盡廢。想城內無狼子駐足處矣。此與上則並當時實事。好事者編爲小說。其目爲尹侍御大街追鬼。毛給事小廟趕神云。

菜市口三則

京師宣武門外菜市口。爲刑人之所。故事中元延僧爲盂蘭會於此。其主壇僧於瑜珈施食時。往往被鬼擊跌壇下。不能終事。嗣後閹黎視若畏途。無敢應此舉者。康熙中有異僧挂單長椿寺。不食蔬穀。日夕惟飲清水一盃。時人謂之水齋和尚。米太史漢妻有碑記之今猶存寺中衆謂其道行清高。延主此席。誦至召亡時。覺陰風颯起。繞壇而旋。彷彿陰靈來就飲食。畢事。天朗月明。羣情悅喜。時有賣餛飩周叟。

者在虎坊橋。方倚擔假寐。忽見其亡友王二來曰。金身羅漢方在菜市口施食。盍往觀乎。周恍惚忘其已死。欣然隨往。旣至。果見一僧遍體金光。當壇而坐。護法神以千百計。圍繞恭敬。案前羅列餛飩粄餅之屬。高如山阜。苾芬撲鼻。壇高數丈。其下廣筵肆設。貴賤座位。以次而殺。蟒玉貂蟬者。在壇左右焉。醫夏畦輩。或席地坐啖。旁有圍幕。可容千人。則婦女進食處也。周見食物欲啖。而其友阻之甚力。云君猶未至食此物時。竊取一饅首食之。到口如嚼虛空。饅首大可二斤。炙手可熱。乃懷之而歸。旣至擔次。其友追及曰。饅首君不可食。懷之何益。與我可作百日糧也。周至此方悟其死。卽嘆曰。汝死久矣。那得來此。友笑曰。吾不死。安用鬼饅耶。周大驚而寤。急至菜市口。驗其真僞。時經壇將撤。遊侶漸稀。其鋪設與尋常孟蘭會等耳。出其饅首。與衆觀之。大如胡桃。卽施食物也。對衆具述所夢。無不駭異。明日至寺拜金身羅漢者。門限爲穿。和尚厭之。飛錫去。不知所往。自此菜市口孟蘭會。必以長椿寺僧主之。至今猶爾。

余友張光宇方伯爲御史時。寓米市胡同。每至余西草廠胡同寓齋。夜必四鼓始返。以爲常。一夜歸途行至菜市口。於月色朦朧中。忽見有無首人。當其騾首。不令行。輿夫見之。大叫。墜於車下。張聞聲大驚。擎帷視之。則車前無慮百數十輩。皆是物也。騾亦鳴鼻噴沫。退縮不前。時張僕騎馬在後。乃鞭馬大呼而前。張亦大聲叱之。馬驚而逸。車隨之奔。直至虎坊橋東始停。呼街卒告之。命其儕四五人往尋輿夫。則去墜車處西數十武。仰臥於地。問之不語。以火視之。則口鼻盡塞青泥。去之良久始甦。問所遭。則昏瞀中但覺爲衆拖曳而行。不能自主。所塞青泥。亦非街市所有。不知何從來也。此後侍御每來談。必迂道行。不敢過菜市口云。

骨董客季文卿言其少時。學徒於騾馬市大街某肆。一日。至土地廟斜街某宅索賬。主人留飲。夜已三鼓。微醉而歸。行至菜市口。忽見有燈二盞。迎面而來。赤色有芒。閃閃眩目。季怪之。避道旁牆角下。蹲俟之。旣近乃一大犬。高丈餘。燈光

其兩目也。後隨家犬百十爲羣。皆拖尾而行。畧無跡響。良久始過盡。季曾聞人言市口有天狗。不意乃親見之。常爲人道如此。近見俞曲園先生右台仙館筆記。亦有菜市口天狗一則。知季非譏語矣。

王覺一二則

王覺一者。皖人。會匪之魁也。著有大中直解莊子直解參同契索隱楞嚴徵心。或問諸書。皆有刊板。同光間。江淮間每獲會匪所供。必推覺一爲首。朝旨命地方追捕。迄不能獲。余客大梁時。頗聞其常在鴻影庵文光堂書肆購書。捕役亦知之。然不能得也。商水周家口有李德明者。約以妻償博進。而難與妻言。欲自裁而不忍。愁坐茶寮。計無所出。忽來一叟與同坐。白鬚彪然。儀觀甚偉。見李喟曰。爾面有死氣。有何愁苦。爲我言之。或可代謀。何必覓死耶。李聞言大驚。知是異人。乃具告之。叟問欠錢幾何。李曰。百千。叟微哂曰。百千細事。乃以身殉。爾命豈鹽換者耶。姑坐此候我爲汝屏當。李見其狀貌。不能不信。姑等待之。叟去。少

頃卽來。以錢票數紙授之曰。此不足以了若事乎。李數之。正百千。乃大驚叩謝。叟笑扶之。李問姓名。不答。邀至家。許之。遂隨李去。茶肆人迄不知叟爲何如人也。李導叟至家。呼妻出拜。具言其事。妻感激零涕。呼爲神仙。叟笑謂李曰。賢闡大好。爾之遇我。爾妻之福也。爾目流而準偏。易爲人惑。將不得良死。從此改行戒博。庶獲考終。爾妻爲爾之救星。當善遇之。妻又拜問姓名。叟曰。我名汪悟三。皖人。爾但呼我王先生足矣。李妻爲治具款之。設餧焉。叟食而甘之。笑曰。娘子好烹調。倘令當壚。不愁壁立。某當出貲助爾。設酒肆。卽我友朋過飲。足令爾應接不暇也。飯已留宿。叟曰。吾盡日大忙。居無定處。夜當就君晚飯。無看但勞娘子爲研餧足矣。言畢。復探囊以朱提十兩授李妻。曰。以此爲酒貲。妻方叩謝。叟遽出戶去。李追送之。已渺。夫妻大駭。以爲遇仙。李旋囊錢往償博進。其所負者。名趙進才。縣之大猾也。見李驟得多錢。疑其盜。窮詰之。李不能隱。具告之。趙曰。漠不相識之人。而遽贈多金。此非人情。須善備之。李曰。微君言。吾亦疑之。且其

去也。吾躡之。轉瞬卽不見。疑其非人。趙憮然有間。曰。吾聞縣官方名捕會匪王。覺一。獲者賞千金。子不云叟名汪悟三乎。汪者王悟三者。覺一也。是必無可疑者。倘獲其人。吾與若各得五百金。不愁溫飽矣。是奇貨不可失也。李曰。我非叟。已早死矣。不能報而反害之人。其謂我何。趙晒曰。迂哉。叟於爾雖有恩。其心固不可測。安知非涎爾妻之色。而以此爲餌乎。而信之也。且受百千而失五百金。何愚也。李心大動。問計所出。且虞其遁。趙曰。爾速歸。俟其來。酇使醉。吾以黑狗血來。突入潑之。凡邪術無不畏此者。其術破。一辱叟耳。吾二人足了之。無令多人知。分吾金也。李歸爲妻言之。語未畢。其妻戟手罵曰。爾非王先生。爾妻已伴他眠。王先生生平未飲爾一杯水。而脫手贈百千。王先生恂恂長者。固不作賊。卽是賊。何負於汝。而欲害之人如此者。猪狗不食其餘。果行此計。請先殺我。不忍見汝雷擊以死也。李方飾詞慰之。忽聞有人笑於暗陬。視之。王先生也。李大懼。伏地自投。其妻亦長跪。叟掖起之。指李笑曰。吾固言汝易爲人惑。今何如。

矣。然念爾爲貧故而貪重糈。姑不罪汝。然爾所爲如此。終不得良死也。趙將至矣。速以酒肴來。當沉醉以觀其作劇。惟吾衣方浣。遽爲犬血所汙。又須尊闌爲我浣濯矣。奈何。李面若死灰。伏地崩角。叟促其設饌。始敢起。欲往止。趙勿來。又不敢去。叟連舉十數椀。高歌震隣屋。趙適來門外。聞之劇喜。謂叟醉易爲擒也。闔門竟入。甫欲潑血。叟目攝之。遽呆若木偶。植立不能移尺寸。叟顧之微哂曰。如此伎倆。乃欲犯長者。可笑人也。然吾憫爾貪而出此。亦不汝較也。可速去。勿向人曉舌也。言畢。指趙曰。去去。趙卽返身狂奔去。李妻呼令拜謝。亦若不聞。叟曰。彼聞吾令。須奔五十里。始能駐足。亦非三晝夜。不能出語也。言已。又以百金與李妻。云留此爲汝居孀撫孤之費。語畢。歛出戶去。後不復來。其後五六年。有京師棉花三條胡同山左徐部郎家之事。

山左徐某官戶部主事。凜其鄉人某廷師課子讀。未幾。薦一人來。王姓名綱。字叙。三年可五十餘。鬚髯大半白。卽之溫溫然。記問淵博。吐屬風雅。徐甚悅之。自

慶得師。居月餘。其妾病腹痛。囑傳婢往延女巫。王遇諸門。問奚往。以妾腹痛延醫對。王曰。腹痛非邪祟。巫何能爲。我有善藥。請嘗服之。卽探衣囊出赤丸二粒。大如粟。授之曰。以茶下之。痛當自己。婢歸奉之。妾腹痛正劇。三夜不能寐矣。姑服其一。試其驗否。乃藥甫入口。痛良已。須臾。神倦欲眠。卽和衣臥。婢以衾覆之而退。深服王藥之奇效也。嚮晨。妾睡。覺則裹服盡弛。下體漉漉似與人交媾者。大疑。呼婢問之。曰。我睡著後。爾爲我脫衣乎。婢曰。未也。然則爾主翁來我室乎。曰。主翁昨臥主母室。今猶未起也。妾大訝而難與言。然自此腹痛若失。其夜復獨寢。五更睡覺。忽覺旁有臥人。時殘燈未燼。視之。王先生也。驚極欲號。王止之。曰。汝服我藥丸。卽已屬我。試看重門鍵鎖。我能來去自如。卽呼若主翁來。其如我何。徒敗若名耳。妾自服藥後。固憫憫。卽俛首從之。已而曰。婢居鄰室。知之奈何。王曰。彼嘗有所苦乎。曰。彼自云嘗苦頭風。王曰。汝所服赤丸。不尙餘一粒乎。明日以此餌之。卽與我同心。不虞作梗矣。及天將曉。王着衣下牀。卽不見。是日。

妾見婢亟繩王藥之良。勸使吞服。可已頭痛。婢卽吞之。夜臥亦見王來如妾。其後徐每臥正室。則王必來。如是者幾三月。一日徐夜起如廁。聞妾室有男子語聲。窺之王也。搘門。門啟。乃無所見。惟妾與婢同榻眠耳。急奔至書室察之。王猶燈下作書未睡也。徐大疑。見原薦之友。詢其安識王而薦之。友曰。其人自云福山秀才。肩樸寓會館。無僕從。同鄉亦無與識者。聞君延師。謁僕求薦。究何如人。僕不知也。徐曰。其人善幻。恐非端人。乞善遣之。友問其咎安在。徐固不言。友大疑。卽見王曰。僕念鄉誼。薦君來此。賓主亦稱相得。今徐公言君善幻。恐非端人。不知君居師席。何以致此。王笑曰。我不過盜其妾與婢耳。此何大事。煩君居間。友聞言大驚曰。君瘋耶。何誣人閨闥若此。王乃歷述以丸藥餌妾婢事。語未畢。友大怒。以茶盤擲之。王大笑。應手而隱。大索不得。徐告之提督衙門。各城嚴緝。迄不獲。有人問之福山王文敏。其族絕無此人。遂疑是王覺一傳遍京師。時在光緒甲午乙未間。余時正在京。寓西草廠胡同。相距甚近。聞之較詳。云此與周

口王悟三。一云皖人。一山左人。似不同而皆善遁。然周口之王。尙有俠氣。雖善李妻而無淫行。此則荒淫無度。直一妖人耳。似未必卽一人。亦未必便是覺一。前王猶近之後王必非也。乃亦能記聞淵博。吐屬風雅。所謂盜亦有道者歟。

王竺僧再生

余友王竺僧大令。其母夫人夢天竺老僧入室而君生。故以爲字。年十八。娶其舅女爲室。光緒二十八年。竺僧需次大梁。是年十月。夫婦同病傷寒。竺僧尤劇。昏瞀中至一大宅。棟宇甚華。客室中有客七八人。方爲葉子戲。竺僧視之。其亡友馮老海。韓篴春。張孟則。三大令皆在座。韓見竺僧來。大喜讓坐。指老海曰。我牌運不濟。遂令豎子成名。君來大好。請爲我光復故物。竺僧亦好是戲。忘其已死。方拈葉子欲入座。忽見其舅戴絨冠。披羊裘。趿履來。見之驚曰。此處甥那得來。招兒恐不免來此。吾方爲乞免。不知能如願否。甥那得遽來。又怨韓曰。篴春亦太好嬉。此何地。便留與戲耶。便呼僕從送之歸。老海曰。毋庸。我自送之。且有

事奉託也。卽攜之而出。竺僧問此何處。豈陰司耶。我已死乎。馮笑而不答。已而曰。我令南陽時。有趙三禿者。善盜牛。爲人控者屢矣。我惡其怙惡。重責之。三禿遽斃。每在陰司以濫刑斃命訟我。雖不得直。而纏訟殊可厭。君囑我子覓其家。可以十五千恤之。竺僧行次。見衢市繁華。與陽世無異。至一委巷。遇一賣蠶豆者。劉拴兒。竺僧之鄰也。死三年矣。見王驚曰。爺亦來此耶。老海亦識之。卽曰。王爺將復生。汝寧有事乞寄語乎。拴兒泣拜曰。我家貧。我以夏日死。卽以夏衣斂我。我乃此間酷寒。一至秋深。卽陰風砭骨。苦痛不可言狀。爺寄語老父。糊一棉衣燒之。則白骨銜恩矣。竺僧諾之。未幾。至己門外。有車馬在焉。老海識其僕夫曰。此楊仲和車馬。必君家延伊來視疾也。隨以手拍竺僧肩曰。速入。吾去矣。竺僧遽如夢醒。張目果見仲和在榻前方。以大承氣湯灌之。時已七日不更衣。若死者三日矣。惟方寸微溫。故未殮。至是更衣而愈。仲和爲善相人。邁公布政之曾孫。醫亦家學。自此醫名更喚。竺僧愈後。詢之老海之子。果有杖斃盜牛劉三禿。

事。覓其家恤以十五千。拴兒家貧甚。竺二僧爲買衣焚之。招兒者。其妻小名也。憶舅言。恆懦懦。而祕不語人。未幾。其妻竟死。

竹生花

竹開花。人多以爲異。余於光緒庚辰辛卯間。一見於京邸。一見於大梁寓舍。並無關休咎。但竹俱枯死耳。花開於竹梢。白如葦。細碎有微香。又於武昌官書局。見後園竹一叢。已枯。竹梢綰結成團。如柚大。甚堅。似亦曾開花而後枯死者。惟玲瓏剔透。不得稱爲竹實耳。

顏良首級

濬縣一人家。浚溝得一陶製方篋。高二尺。縱三尺。蓋堅不可啟。碎之中。貯一髑髏。大倍常人。齒長寸餘。篋蓋有朱書八分題曰。反虜顏良首級。硃色甚鮮。歷歷可辨。按顏良殲於白馬。約在今延津縣。濬相去不遠。或行軍至此所埋乎。

劉太史奇夢

余友劉葆真編脩。原名毓麟。壬辰會試前。夢一屠者屠豕。旁一人曰。子記其數。可魁多士。數之凡六豕。寤而思之。曰。六豕似彖字。殺字之旁。是爻字合之乃毅字。劉毅是宋時名人。不可重。即以可魁多士可字加之。乃請於禮部。易名可毅。是科竟中會元。書榜時。吏唱劉可毅名。總裁翁叔平尙書極懊喪。曰。吾謂是張騫耳。何處來此無名小子耶。總裁李公端棻曰。此吾典江南時所得士。原名毓麟。近始更此名。語未畢。尙書曰。此非黃漱蘭高弟爲許仙屏評選才調集者乎。李曰然。尙書躍然曰。固知吾老眼無花也。於是舉座爲公賀得人。榜出有襯襯。予以君名與其同年。尙君其亨作對云。劉可殺。尙其烹云。君嘗謂余曰。吾夢境甚奇。恐菜市口。是吾歸結地也。余嘗以癡人說夢笑之。乃庚子拳匪之亂。君自京送其妻。自通潞登舟旋里。自逆旅出門。若將便旋然。遂失去。無復蹤跡。有傳其爲拳匪殺斃者。事定後。求其屍不可得。然至今不歸。則君死決可知矣。夢已奇。君能預知尤奇。然則凡事皆已前定。人苦不知。此特偶然示現耳。

